

梅溪王先生文集

一一

化園書館

Waltham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Utsunomiy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一

表狀笏記疏文附

饒州到任謝表

時遇主協五百年之昌期共理分符切二十石之重
寄試之民事簡在帝心中謝伏念臣奮身諸生隸紫太
孳上皇親策擢居多士之先陛下誤知眷出群臣之
右方御天之十日昇近地之一麾旋蒙召還屢辱賜對
魏證之蘊幾展盡賈誼之言畧施行曾未閱於三時已
徧更於數載遽從憲府擢貳天官人言遭際之非常臣
惧寵榮之過分力辭成命果獲俞旨榮聯書殿之名假
守便蕃之郡身獲全於進退恩不替於初終况此楚東

之故邦實為江左之興壤類真鄉英風如在范仲淹遺
愛猶存仁實何人可預茲選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
舜受禪体堯宅天廣收衆正而首及滯淹樂聽讜言而
不罪狂直遴選朝廷之士疇咨岳牧之臣雖地分內封
之殊而心蔑輕重之異知臣本出乎白屋謂臣可牧夫
細民札命十行憂分千里臣敢不仰奉德意刀宣教條
雖才非太公不能五月報政然忠猶杜甫未嘗一節忘
君

夔州到任謝表

地易夔門難敢辭於蜀道心傾堯日遠尤甚於長安祗
拜訓詞惟深感涕中謝臣頃由御史出守番易任甫及

開

於期年報蔑聞於五月慕言言之烈於顏魯國孝復之
之治於范仲淹擾切戒於庸人第務近民之易罪或得
於巨室方知為政之難比因有疾而丐祠不謂誤息而
分闡况魚復素稱岩邑在坤維實為要衝苟非文武之
長才曷副蕃宣之重寄豈臣庸繆可稱使令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德方日新仁若天覆憫鳥道烏蠻之險有刀
耕火種之勞非善治不可以懷柔謂微臣或勤於撫字
錄其寸效畀以雄藩臣敢不究疾苦於閭閻布教條於
州郡觀武侯八陣居安未免於憂邊誦杜甫百篇有志
不忘於愛主

除敷文閣待制謝表

官自外廷既濫中樞之寄恩由上出復叨次對之除抗
章弗俞拜命增惕中謝竊念臣才惟博探業本壘壘偶
逢神聖之作興妄意風雲之際會立螭簪筆方近清光
冠豸乘駘遽違丹闕俯悵忠懷之莫及仰知天眷之未
衰繇列部而擢居帥垣自集英而超躋華閣易任誤蒙
於增秩撫躬深愧於罔功清議靡容牢辭不獲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至仁接下大度包荒謂臣如汲長孺之
愚言多妄發知臣有蘇世長之短心不敢邪榮畀重藩
許連從橐臣敢不益堅素守誓竭孤忠共理分符何以
副西清之選拾遺補過可能無北闕之書

湖州到任謝表

開

館

ry

遠障承流之循良之善政近藩改命仰覆載之隆私祗
服訓詞弥增感涕伏念臣五年去国西地分符饒俗浩
穰有難調之巨室變疆瘠鹵介絕險之烏蛮但思治已
以先人豈忍奪民而生事故田里安其不擾而獄訟由
之稍稀敢曰懷歸實緣多病輒控祠庭之請屢干旒袞
之嚴既寬斧鉞之重誅復昇股肱之佳郡瞻清光於便
殿展素蘊之忠言謂能卹民象天語之見獎徒以自
近佩聖恩其敢忘豈期衰遲有此遭際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至仁兼被大智難名隣臣守志弗欺共理猶知
於惠養憫臣奉躬匪懈事君或盡於勤勞故此異除華
於朽質臣敢不持循憲度効法京師詠靈沼於真鄉深

後二十一

体好生之德恢儒宮於安定益陶善教之風

泉州到任謝表

五年三郡茂酬天覆之恩一札十行又拜春温之詔方
奉祠而竊祿遽共理以分符隆瞻不忘孤忠益勵中謝
竊念臣少不孝古晚方入官論事則意廣而才疎為郡
則心勞而政拙惟民是卹雖誤蒙金口之褒其毀乃來
終莫奪簧言之巧松菊方尋於三徑江湖復把於一麾
非神聖素察其裏豈臣下可得而薦辭避不獲顛躋是
憂况閩為負山帶海遐僻之鄉而泉乃富商大賈往來
之會詎容庸繆可備使令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
宅天舜智察物知臣無剥下益上之罪恕臣有抑強扶

開
Wa

弱之偏悟即墨之浮言畀清源之善地臣敢不清白奉
已循良牧民富而可求第守不貪之實老之將至尚懷
有犯之忠

除敷文閣直學士謝表

任南國守臣之寄治効蔑聞綴西清學士之班聖恩誤
及牢辭弗獲下拜有慙中謝竊念臣李術空疎性資愚
蠢蚤躬耕養妄懷干祿之心晚竊科名誓竭事君之節
許身自比於稷契得時况過於唐虞上皇親擢之
於布帛陛下又置之於臺首徒屢膺於任使竟莫報
於涓埃去國八年分符四郡竟年齡之云暮致疾病之
交攻藥百試而莫痊祠三乞而不允心勞政拙僅同下

考之陽城金賜秩增有愧能名之黃霸揣分宜黜蒙恩
若蘄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迺遐賞從忠厚與人
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謂臣雖不達於時宜知臣或
稍諳於民事寔昇侯藩之重超陞庭閣之榮臣敢不仰
務分憂俯當尽瘁拾遺補過雖良臣之顛莫詘宣化承
流庶循吏之風可繼

除太子詹事賜衣帶謝表

歸依故里首叨宮尹之除趨對便朝猥被身章之錫省
循何幸俯儀難勝伏念臣有不移之忠無適用之器襲
布帛而自薦綉鞶悅以奚為分三服之珍方曳裾而自
媿拜九環之重竟委佩之有光夫何衰病之軀仰冒便

開
Ua

蕃之宥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教子以義方之訓好賢
如緇衣之詩借以光華欲其贊翼惟少成若往但知歛
衽之恭而非禮勿言敢後書紳之戒誓殫綿力少荅殊
私

慰皇后上仙表

坤元資万物之生贊成乾道慈母棄敷天之養痛摧子
心仙馭益遐宸裏尤切恭以 大行安恭皇后樛木逮
下葛覃儉躬嬪外邸以稱賢位中宮而配聖數豈有定
年胡不長恭惟 皇帝陛下道盡人倫治贊陰教諒聖
情之攸繫眷懿範以難忘功配九人迹可稽於彤管神
游八極燕永阻於瑤池然而上奉兩宮下臨九有願上

寬於悲悼庶無爽於和寧

賀皇太子戩

廷揚大號位正前星肆赦以重承祧臨軒而備典禮慶
廷宗社歡洽華夷恭惟皇太子殿下挺岐嶷之姿蘊
寬大之德佩禮樂詩書之丕訓明君臣父子之大綱孝
友行乎宮中仁智聞乎天下睿主義方而能教法不抗
於伯禽嗣君嫡長而又賢護矣煩於四皓某官守已微
神馳帝鄉仰日月山海之攸重喜七鬯粢盛之有守愚
衷敢獻願日近於正人聖孝益修當愈明於上性

慰皇太子表

人心所繫方聞出震之音天道難知遽隕前星之耀計

開

聞率土痛切輿情恭以 皇太子殿下推岐嶷之姿秉
溫恭之德喜愠不形於色其心有容仁誼以飭其躬有
儀可象護不煩於四皓斷自出於一人福善難憑降年
何促恭惟 皇帝陛下爰鍾子聖仁萬父慈澤雖沛於
金雞藥不灵於扁鵲諒旰食宵衣之際與問安視膳之
思然修短皆繫乎天雖聖賢莫逃於數昭明有孝宜為
梁室之儲子晉已仙願釋周王之念

辭起居舍人狀

竊以起居之職言動是司君無事而不書事有聞而必
奏於清光為最近直筆而尤難非得名儒曷稱妙選
臣等術淺陋性資狂愚 上皇策之於布衣誤被親擢

陛下識之於潛邸首膺召除方居列宿之聯輒貳司成
之教紬書史館進說經筵皆李者之至榮豈臣愚之敢
望蔑有寸效遽叨峻任必致可畏之言以速不才之咎
仰祈睿眷追寢異恩俱愚分之獲安庶輿論之惟允所
有恩命未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兼侍講

臣伏准 勅旨除臣兼侍講者臣聞命驚震罔知所措
竊以歲輒屢任者古人之所深戒身兼數職者通才猶
不克堪臣近被召還濫官執秩與史館編摩之選叨露
門講說之聯每拜命而若驚嘗力辭而不獲反未再浹
而遽貳左李翔絕五易而躡陞右螭懼弗稱於一官可

開

ka

更兼於兩職况講讀方執經而入侍而記注常執筆而
在旁各有攸司若何可攝將物議之不免謂聖恩之或
私敢望睿慈追寢成命遴選碩文講聖人所親作之經
庶俾愚臣專天子不自觀之史

辭免侍御史狀

辭免第二狀

辭免權吏部侍郎狀

臣今月十二日伏准省劄奉 聖旨除臣權吏部侍郎

日下供職者臣緣今早上殿自劾不合力贊 陛下恢
復及委任張浚事乞罷臣侍御史之職仍賜竄謫今來
得旨除臣上件職是求罪而得迂何以塞群議臣不敢

供職所是省劄已繳納尚書省臣今居家待罪欲乞春
斷降出臣自劾之章使中外曉然咸知臣罪速正典刑
以為臣子之戒

辭免第二狀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狀

饒州乞祠狀

辭免知夔州狀

開化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二

啓

及第謝宰相

地借玉階恭上萬言之對名登虎榜濫居千佛之先揣
分踰涯撫躬知愧竊以奏言試功者堯舜遺意臨軒取
士者祖宗令規一新熙寧之科備見神廟之志謂三題
不足發子大夫平日之蘊蓄而群策可以陳我國家時
政之闕遺著為永彙以幸多士夫何首當時之選者無
切直之論遂使擬進士之對者有阿諛之譏既波蕩以
相承致源流之寢失近代尤甚澆風益滋大臣多忌而
動有嫌疑君子者懷憤而莫伸搜槩物極必變道開始公

申嚴密之禁而務在令行防壅蔽之害而悉閑聖覽求
忠讜則丁寧有詔第高下則寔褒有辭既當清明不諱
之朝宜得瑰偉非凡之士如某草茅賤子庠序甄生由
行藝以進升厠英髦而旅試俯漸俗李策無可取之二
三仰惧天威事去欲陳之五六念交淺言深猶或不可
非主聖臣賢其能有容龍匪怒其嬰鱗龜偶居於前列
上自親擢受知不減於孫洪言畧施行悟意有喻於賈
誼靜惟僥冒抑有黃緣茲盖伏遇僕射相公以道事君
無私應物蚤羽儀於法從茂著忠嘉今掌握於化鈞亟
圖康濟坡露封章之請益開宸聽之聰獎勵進言得表
宏中之大体深銜譏政戒李吉甫之褊心盖將植太平

開
Ua

之基豈獨為諸生之賜某敢不益堅儒業恪守官箴勉
來事之可為慕古人而有作不負天子惟殫精白之心
願為良臣異奉周旋之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張參政綱

某官厚德鎮浮宏材拔萃為一時之耆彥聳百辟之表
儀明以保身揖高風於赤松子任而共政繼前列於曲
江公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遂將順其美於聽納之
際

陳樞密誠之

某官稟純粹清明之姿富博洽宏深之學茂明大對擢
桂林之一枝踐歷要途搏鵬程之万里夙膺宸眷進握

兵摧材兼文武而夷夏聳觀榮冠古今而縉紳景慕惟
昔漸陽公之德化竊嘗聞夫子之文章方慚不肖其範
模何意克傳其衣鉢

楊侍郎椿

某官李極群書文優四傑纒纒議論有眉山先生之流
風籍籍聲稱繼關西夫子之遺懿允矣儒林之冠儀乎
從橐之班承師槐市而既被作成奏對楓宸而復膺推
奠

李侍郎琳

某官模楷士流羽儀朝著分符便郡循良遠過於龔黃
持橐從班儒雅同稱於班馬比膺詔綍親或文衡革委

靡而振士風進忠讜以當上意

賀侍郎名中

某官為世儒宗握時文柄寘杜牧於高第本崔郾之公
心號李白為謫仙見季真之雅識為盛代而開公道贊
吾君而求直言遂致繆庸首膺選擢

劉侍郎才邵

某官學校舊人文章大手仁為已任典刑備著於老成
道與時行德業兼全其久大峻班行於筆墨演詰命於
絲綸主張斯文提撕後進

王侍郎侯

某官朝著老成士林碩望蚤被知於宸衷久更踐於禁

途出鎮侯潘藹黃霸循良之譽入司國計得劉晏取予
之宜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
際

陳侍郎康伯

某官器粹珪璋孝深淵海蚤著士林之望亟膺宸眷之
知高玉山恬養之風又淹琳食復紘橐清華之舊超冠
天官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
際

張侍郎

某官學海淵深量陂宏大蚤著士林之望久膺宸眷之
知居務論思豈獨得舉陶之理發明仁恕蓋能紹廷尉

開

之平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王舍人綸

某官心醉六經名先四傑詞章典雅有漢朝制誥之風
衡鑑精明繼宣公考校之盛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
舉首之榮濫屬宗盟之末

趙舍人逵

某官挺秀坤維結知天眷策名龍首茂騰四海之英聲
執筆螭頭益厚一人之寵遇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
射策之訣聞輒繼傳衣之盛事

周舍人麟之

某官巍擢異科荐更要職黼黻河漢祠章不減鄉雲羽
儀天朝人物有如晉宋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葺爾
之才輒玷褒然之舉

孫少卿道夫

某官挺秀岷峨騰英庠序挾黼黻之文於方冊藹袴襦
之詠於蕃宣瑣闥來歸快郎星之先覩曲臺進擢仰鄉
月之清輝比掌文衡親承御札哲鑑獨高於衆目狂言
特薦於匹夫幸出自天恩歸無地

周侍御方崇

某官剛毅不回精忠自守雍容禁近筮鷺而接壤龍
排繫姦邪若鷹鷂之逐鳥雀比膺詔綍親承文衡猥收

開

狂率之言上副 聖明之旨

王殿院珪

某官受氣剛方立朝挺正位升橫榻益揚蹇諤之風望
著中臺克盡糾繩之職力主張於公道務振起於斯文
遂致妄庸叨膺選擢

凌司諫哲

某官勁持不回端方自守直言中病有王魏善諫之風
奏藁屢焚無管晏暴君之失力主張於吾道務振起於
斯文遂致繆庸誤膺選擢

王郎中剛中

某官問學淵深氣節洪毅颯宸射策名切亞於龍頭蘭

省懷香望獨高於鵝序惟文柄之有屬体上心之欲求
揭以平衡志不回於馮宿借之褒充言有取於劉蕡遂
令舉首之榮濫被宗盟之末

孟郡王

某官器粹與璫慶傳珪組襲亞聖大才之儒雅先隆祐
奕世之德勲政邁龔黃作股肱於藩郡望高陰馬資肺
腑於懿親方詔復蓬萊之遊俄榮拜瀛洲之長有光吾
道將振斯文遂令菟璜之流首被甄收之列

與紹興趙殿撰令詔

假道治封曾快瞻於趙日劾官幕府遂託范於蘇天鳧
趨有期崔羅良甚恭惟某官宗盟擢秀桂籍揚芬蘊無

開

施不可之才著所至有聲之績儒雅昭同於歆向德名
無愧於間平將命外臺威動南閩之山嶽分符巨鎮謠
興東越之袴襦矧茲會計之邦實號蓬萊之地俯臨禹
迹仰切堯階為二制之雄藩總七州之生齒既近而大
有如此非親且賢其孰宜坐收作牧之功克壯維城之
勢治優方面姑為分陝之召公心在朝廷行作相周之
衛武其東嘉白屋太李甌生慙無董相之文偶擢平津
之第向來披霧識金枝玉葉之標此日望塵與綠水紅
蓮之各材自慙於樗櫟賜端賴於旃幪尚期國士之知
庶免簡書之責窮禹穴稽山之勝竊效馬廷賦鑑湖秦
望之奇願陪元稹

館
224

與邵提刑大受

慎水望塵幸識紫芝之眉宇稽山忘我願登元禮之門
墻行遂鳧趨預深雀躍恭惟其官道備德美材通器閱
我更中外而所至有聲節著險夷而無入不得方天子
重外臺之寄以星郎總列郡之權幹山海之歲劉晏明
於取予聽獄訟之會不疑多所平反已觀報政之成矧
復去天之近文帝受釐宣室久有所思望之雅意本朝
寧勞于外如某者簫臺未喬槐市鯀生慙無董相之文
偶擢平津之第紅蓮綠水方期遠宦於秦淮手板青衫
茲幸近遊於禹會昔快披雲之願今諧執御之私從政
未優何止受東諸侯之約束資身無策更當借部使者

開

之吹噓

荅蕭山宋知縣敷

厠迹縉紳稔服箕裘之譽効官藩府偶同州縣之勞雲
披未諧山仰弥甚某官中朝大族當代偉人世著才名
喜景文之有後業傳清白得廣平之遺風暫淹万里之
鵬程聊試一邦之牛刃下車未久製錦已優願勤撫字
之心益著循良之治坐見鳴琴之化無媿魯恭行膺褒
德之封有同卓茂

荅岷縣丞

窮居慎水未遂識韓易任稽山行將訪戴某官人材現
異吏事優長暫淹千里之騰驤來贊一同之教化况剡

谿蘊秀之地貳令為難以博陵種學之賢負丞何有不
待報政行膺美除

答上虞陳縣尉損

隸業賢閑共十載壘蓋之苦効官藩府分一時州縣之
勞結同舍之金蘭對尺書之面目披雲有自傾蓋可期
某官種學淵源負才卓犖馳英聲於槐市擢榮第於桂
林白面紅頰聊作神仙之隱吏金章紫綬行為臺閣
貴人輿論所期私心尤祝

答來司石師韓

厠迹縉紳雅欽高譽効官幕府遂獲同僚未遑尺牘之
修遽辱明緘之及某官家聲素著吏李宜優州縣勞人

開

姑為阮瞻三語之掾文武有種行繼李唐四子之風靡
待政成佇膺詔擢

與都提舉繁

伏審光被宸恩榮持使節輟握蘭之高選臨製錦之舊
遊除目初頒提封交慶恭惟某官裔傳臨晉秀挺丹陽
早收科第之榮屢更州縣之職學無入而不得治所至
而有聲帝謂傳若子工姑暫勞於作匠官雖上應列宿
寧久困於為郎方清朝重外臺之權以大賢膺列郡之
寄后稷居播奏之職能懋廷於有無劉晏幹山海之歲
宜益知於取予第恐宸心之念賈佇聞詔墨之召參暫
屈使軺即持從橐

與安撫王閣學師心

伏審光膺宸命榮殿大藩輟喉舌之近司界股肱之重
寄除音初布輿論文歡恭惟某官望重三朝才高列辟
學通今古而無人不得任更中外而所至有聲進長天
官帝命素優於出納屈臨方面王畿允賴於藩宣矧茲
會計之邦實號蓬萊之府俯臨禹會仰切堯階為二浙
之雄都揔七州之生齒既近而大有如此非勲且賢其
孰宜坐收作牧之功益著惟良之績越國之人方瘖上
之委任固非輕漢庭之位尚虛公之未歸其非晚某備
負幕府託芘帡幪民事未知寤寐敢忘於天語仕途初
筮吹噓端藉於宗工

開

賀趙侍郎令諫

伏審光奉宸命榮迂地官親賢見用於朝中外罔不相
慶其官玉牒歆向朱轡趙張豈惟標準於宗支固甚練
達於吏事使輶屢駕輿南閩十好之謠符竹荐分繼劉
寵一錢之譽果蒙親擢魏領貳卿方因廩之未豐在版
曹為尤急省用斯能足用生財莫若節財願於論思敵
納之時力陳本末源流之計贊漢文之儉德革唐室之
私藏無若延齡援經誼以惑主宜同李絳不進獻以結
恩要令粟腐於太倉罔使錢泄於異境主聖如此公言
必從坐收取予之功行處弼諧之任某叨與幕府獲依
大賢雖贊畫有愧古人然至室必以公事性素傷於愚

館

ry

直事每荷於寬容顧虞翻之榻猶存由蒙奚下想元礼
之門益峻未遂重登輒整微誠遙馳尺牘

謝王舍人剛中

伏准照牒舉某自代者賫畫東州仰藉宗盟之匹判章
西掖誤蒙國士之知寵過衮衮銘深肺腑竊以官居侍
從則職在薦士識挺特達則心能及公顧雖自代之虛
文必引所知之同類歐陽持橐以器識而推呂東坡視
草以文行而舉黃率由臭味之同遂有齒牙之借不事
請託自膺薦揚如某者學最空疎文尤荒陋偶中楓宸
之第叨為蓮幕之賓民事未知惟恐有負於天子王言
是代豈期見舉於公朝望外蒙息顏間增愧茲蓋伏遇

某官學貫經史文成訓謨有江左河汾之風流如嘉祐
治平之人物得用捨行藏之正氣不下於權臣當論思
獻納之秋舉輒先於寒士遂令庸繆妄辱品題某敢不
益勵操修無忘許與求之以文而應之以實端拜贈言
勉其不逮而增其不能用酬知己

谷王宮教必中

備負幕職雅懷慕蘭之誠闡教宮庠行遂識韓之願遠
勤緘翰仰佩搗謙某官望重江南群空魚北芹宮得雋
實多士之宗儒棣萼齊名皆一昔之人傑式觀介弟之
器識仰見難兄之範模將儀表於天朝姑作成於宗子
庶俾神明之裔陶成信厚之風

荅周主薄賀正

行夏之時允協三陽之應履端於始光膺百福之來德
荷過謙禮象倒置某官望隆越絕秀蘊刻豁鵬躍天池
備矣周郎之年少鷲棲枳棘蔚然仇覽之才華某叨預
同年獲伊巨庇賦椒花之訟獻雖後於元正占茅茹之
交真必同於他日

荅慈溪姚知縣應辰

昔登蕃榻雅蒙眇昧之私茲宦蠡城首辱緘封之賜俯
增銘感仰佩謙冲某官操行絜修性資深厚克振箕裘
之業荐更州縣之勞斯立不負丞吏寧容於摘紙子特
善為宰治何勞於割鷄課鼠已聞召擢伊邇某濫塵科

開

第四與幕僚顧僥倖之為多實樊提之有自報鯉書之
太晚負負何言瞻鳧焉之匪遙拳拳不替

與徐提刑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總憲綱政已報於江東臺復移於浙
左快觀除日慶溢部封恭惟某官天賦材猷家傳事業
蚤登群王之府上應列星之經輝燦壘於一門結崇陰
於兩郡方外臺之寄為甚重非識治之材其孰宜劉晏
理財何止為管籥之亞有功治獄當遠過于張之賢暫
屈使輶佇持從橐某漢庭竊第越幕備負民事未知有
負一聖天子之明訓仕途初筮尚期部使者之寬容

谷會稽錢知縣

某官家傳忠孝世襲簪纓治所至而有声才無死而不
可矧會稽之大邑實吳越之故封先王之遺愛尚存百
里之良民易化况舊令尹之治方結於去思聞今大夫
之賢益快於先觀靡俟報政佇膺迅除某竊第懷慙備
負亡補幕中贊畫叨為王儉之下僚堂上鳴琴行觀單
父之美化

謝王安撫

伏惟照牒舉其應四條旨揮者楓宸射策濫居多士之
先達幕效官誤玷四條之選感深肺腑愧溢面頰切以
國家廣數路以取人神聖集裒賢而共理既以進退黜
陟之權畀之宰相吏部又以按察舉刺之職委之郡守

開

監司逮元祐之乘黨起大儒而當國舉直指枉紀綱既
正於朝廷激濁揚清除目載須於郡縣去苛佞貪懦之
四害取仁明廉直之數長議雖建於當時事始行於今
日首膺茲選若唯其人如某者素無技能偶竊科第贅
畫雖又嘗然民事之未知忤意何多嗟爾人言之可畏
息未酬於親擢期甫及於終更退而自顧則寸無所長
進欲有為則尺未嘗枉譽誰肯借况無韓子之三書薦
不待求忽拜山公之一字靜惟僥冒抑有夤緣茲蓋伏
遇某官一代宗儒三朝耆德入處天官之長出居方伯
之尊循良愛邁於龔黃寬厚昭同於婁郝雅意本朝而
忠可見嘉猷我后而人不知建文正之祠用清白以規

館

五

下行溫公之議薦賢才而報君遂致繆庸亦膺甄錄某
敢不益持士檢恪守官箴懷惓惓賦馴之忠勵蹇蹇王
臣之節就有道而正己為可用以待時朝拔一人而莫
拔一人叨與取尤之列待以國士而報以國士敢忘知
已之恩

荅諸暨王縣尉萬章

地處甌閩叨與宗盟之末朕分州縣獲同王事之勞首
辱明緘仰欽厚德某官才高四傑望重三珠騰槐市之
英声擢桂枝之高選東州筮仕暫宣綵捧之威當宁急
賢行應紫泥之詔其僑員亡補竊食懷慙泛綠水而依
蓮倦游儉幕具扁舟而把釣欣遇梅仙

開

答邵縣尉謝解

戰藝酒臺登名天府魏中有司之選仰欽所業之精縉紳登觀縫掖歆慕其官群空魚北風繼召南武混諸生不作衛公之耻材優萬中果騰張鷟之聲富貴始將逼人科第何足恩子佇從仙吏徑到蓬山某叨與同僚獲觀盛事都騎顧我端繇臭味之同長綫拜嘉輒講報投之好

答陸解元謝解誅

得雋文場登名天府魏亞褒然之舉仰欽卓爾之才鄉詳甚休言論無異解元雲間馳興筆下有神明既通知遠之經工篆刻彫蟲之技處囊脫穎何止定平原之從

射策決科行將擢公孫之第某倍救幕客獲觀薦書竊
喜東州之有人預期南省之得士

谷高解元謝解

游翰墨之場俊同子美登賢能之籍名繼牧之有司甚
明士論無異解元家声翰魯經李義文手劍登壇作平
原定從之客筆鋒裏戰繼澶淵却敵之風鼓勇春闈唾
手巍第

谷諸葛解元謝解

游翰墨場雅負少陵之志登賢能籍兼聯必阮之名鄉
評甚休士論無異解元譽擅文虎風傳臥龍明溫柔敦
厚之經工篆刻彫蟲之技處囊脫穎何止定平原之從

開

射策決科行將擢公孫之第

答周主簿賀冬

日遵南陸君子之道大亨律應黃鍾天地之心可見肇
迎長景榮邦短歲某官學不止於決科材已優於為政
鸞鳳棲枳棘暫淹州縣之勞鵬鷲在秋天行赴功名之
會顧一陽之初復茂百福以來綏某托託同年竊祿仙
里登觀臺而望方執筆以書雲懷剡溪之人欲挈舟而
興空

答孫通判

觀喬木而思世臣雅欽偉望泛紅蓮而將幕府叨與下
僚第去官之匪遙恨事賢之太晚朋緘下拜謙德有光

某官挺生相門妙有家學興公之才各冠世親得其傳
叔教之陰德在人固宜有後先正亡而象賢在權臣死
而公道行宜相繼於鳳池寧久淹於驥足佇自別乘榮
躋要途某竊第懷慙効官無補贊南陽洪農之畫有倪
范岑賦監胡秦望之奇願陪元寶

除館我謝宰相

右某蒙息授前件職者泛幕府芙蓉之水吏責幸逃登
道家蓬萊之山息光誤及俯慙諛學溢與英躔竊以地
號西崑象符東壁兩京事實石渠天祿東觀皆其各一
代人才劉向揚雄班固為之傑逮我有國尤清此途各
兼三館之崇事異群司之比書箴延閣富不減於開元

開

館

24

入到瀛洲榮愈加於正觀有下筆如神之士無上車不
落之流器業於是乎成公卿多自茲出雖曰文行素著
科目最高必俟大臣之薦論斯用故事而召試力可求
而得者則禁其私請書不程而命者蓋出於異恩韓魏
王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蘇內相擢繇制舉亦試而後
除孰謂不才乃叨殊選伏念某性資愚鈍術業空疎避
三舍於廣場屢焚筆硯終一星於太學始脫蓬蓋瞻天
顏咫尺之威借玉階方寸之地初乏茂明之對偶膺
親擢之榮誦言豈逮於劉賁試吏僅同於蕭傳固嘗効
太史之探穴然未若中郎之得書期方幸於及瓜言旋
棄梓坐靡容於暖席遽奉絺綌晚迹諸侯之賓觀先群

王之府識曷堪於是正詢寧免於何如魯三威七穆之
未知豈八索九丘之能讀聖其所守而已佩 聖訓而
不忘非爾其誰居之拜 王言而增媿茲蓋伏遇 國
史僕射相公事業稷卨文章訓謨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端能得宰相之體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將以立太平之
基好賢每過於緇衣下士罔遺於白屋况內以國本未
定之為念外以敵情不測之是憂陽非衆則曷能勝陰
文不修則何以濟武 神聖以安危注意社稷之輕重
繫公 無就維人大亨以養一舉得垂天之翼兼收取敗
鼓之皮謂昔嘗涵於文衡故今復歸於化治其敢不芸
披蠹簡燭照神藜讀黃香未見之書覬聞大道行宣公

開

不負之學願事聖君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陳右相

志存社稷身任股肱宰相以鎮撫四夷莫予敢侮丈夫當掃除天下舍公其誰謂事君莫如以入故在上必引其類

王樞密

有仁者之勇以直道而行幾微不見於面顏精神折衝於樽俎忠義有激太山并一擲之輕議論所加敵帚增千金之重

葉樞密

養以剛大動惟直方正色霜臺聳落李祐之膽決勝籌

幄必寢淮南之謀謂事君莫如以人故在上必引其類

荅梁状元

漢延多士策董相以天人閩產異才榜歐陽於龍虎雋
聲籍甚輿論翕然伏惟状元譽重泉南群空異北鄉薦
晏居於前列士流咸伏其下風繇蘭省以魏登造楓庭
而旅試論列歷代則深明治體條陳三弊則咸切時宜
有司第其文實在三人之列天子異其對擢先萬國之
英富貴行將逼人科第固已恩子願行所學以報吾君
某切與周廬獲觀大對偉晁孫之盛事屬灑固之名家
第欣首聽於傳臚詎敢妄論於衣鉢都騎顧我端繇臭
味之同長牋拜嘉輒請報投之好

開

答許狀元克昌

欽雅望於月評簪纓世襲冠雄文於策士衣鉢家傳輿
論翕然雋聲籍甚伏惟狀元種學良苦摘詞晁工試屢
混於諸生不作衛公之恥文四舉於禮部始成韓子之
名建茲旅奏於廣廷果能展盡其底蘊問當今之務則
固悉陳其大体論歷代之治則以為無所容心故事有
拘雖屈居於王後大名已著其誰能與許爭行所學以
事君踐斯言而正己佇從仙吏徑到蓬山其備員殿廡
欽閱廷對竊喜鴻臚之唱首傳太嶽之孫慶熙朝之得
人辱都騎之顧我銘感謙德嘉臭木之相同珍藏盛文
之瓊瑤之足報

卷丁狀元時發

廣廷待問竊喜朝陽之鳳鳴平地登仙咸羨遼東之鶴
化輿論甚美斯文有光伏惟狀元挺秀海陵蜚聲天闕
文掃科舉之習言懷訓誥之忠以元氣之盛衰喻國體
之治亂論一國一代一時之政有寢明寢昌寢微之風
如使生漢文之時諸老其孰先賈誼假令居李唐之世
有司必不第劉蕡因吾子之敢言見清朝之不諱願據
素蘊以事聖君其叨與周廬欽閱大對喜皇朝之得士
知天下之有人聽臚唱之傳增縉紳之氣都騎顧我譬
草木臭味之同長牋拜嘉乏瓊玖報投之好

卷南劍州王守密

備負冊府誤叨佐議之榮託庇宗盟重拜朋緘之貺俯
慙僥冒仰佩謙冲其太學軼生東嘉冷族折蟾宮之桂
濫廁薦紳泛幕府之蓮獲事君子幸逃罪戾荐被寵光
燭照神藜與英躔之末選書紬金匱專史筆以何堪拜
命若驚蒙恩有自某官家傳政學天賦材猷半刺東州
聊展騏驥之足一麾南郡行婦鴛鴦之行不棄故僚曲
加厚禮對尺書之面目如見德容望千里之門墻莫伸
謝臆

答温州詹通判堯可

歡騰梓里共稱半刺之賢祿竊蓬山遽拜朋緘之貺俯
懷愧惧仰佩謙冲某官秀挺玉山望隆渤海訓早聞於

詩禮業不墜於箕裘先正言居宣政之間凜聞風采賢
別乘貳濠温之郡蔚有聲名初登戲彩之堂首蒼褰帷
之治龐士元騎驥之足庸能久淹謝康樂山水之州固
已改觀况聖君懷故國之喬木而太史有封事之甘棠
必起象賢以慰輿論某東嘉冷族西觀小官喜父母之
邦得神明之吏對尺書之面目如見德空望千里之門
墻莫伸賀臆

吞樂清徐令森

牛刀再鼓鳥烏遥臨喜子晉之江山得偃王之苗裔首
拜朋緘之貺仰知謙德之光某官天賦吏材家傳政術
倦將仕路飽諳閩浙之風荐館銅章盡得温台之地

開

况此樂成之小邑有同臨海之近州吏苟非賢人亦好
訟允賴循良之治痛懲貪鄙之餘覩已爭先來何太暮
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幸父母之邦得神明之吏見書
中之面目已得其人聽堂上之絃歌願觀其政

荅曾知郡汪

竊第奉常雅資博約備負用府端藉吹噓敬觀褒借之
詞仰佩謙光之德某官心傳一貫名繼三曾學探天人
庸止文章之富才宜臺閣詎容州縣之淹昔游宦於樂
成鼠留心於鄉校經橫絳帳躬率諸生遂能於數載之
間翕然變百里之俗弦歌滿邑化端自於言游龍虎成
名功實歸於常袞遂令愚繆亦與作成某敢不益勵操

修用酬知遇對尺書之面目如際高標詠雙柱之篇章
寧忘盛德

與梁司諫

伏審光膺親擢榮陟諫垣方朝廷多事之秋承風俗積
弊之後內有群陰之壅蔽外有強敵之憑陵當言者不
言而惡人之言已嘗斤立仗之馬今日乃何日而不鑒
昔日其可忘覆轍之車茲幸正人進當言路固宜犯顏
而首論大事毋用削藁而務為小忠天子以為是諫官
以為非言嘗聞於前輩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人皆
望於明公庶幾無媿古者之七人斯能上繼先朝之四
諫某受知有素贊喜尤深輒獻狂瞽之言以為塞謬之

開

助

答賀封贈

色慘松楸思親不見恩露泉壤拜命增悲媿謝臆之未
據辱賀賤之先及其為感激罔罄敷宣

答樂清洪縣丞藏

詠南國之甘棠久思召伯對藍田之鉅竹喜見崔丞朋
緘寵貽謙德加厚某官心傳家學天賦吏材挺挺有祖
風翩翩佳公子先尚書承流宣化遺愛猶存賢貳令種
學積文負丞何有贊一同之教化繼八座之箕裘靡待
政成郎膺詔擢某鄉評下士祠祿兄官喜父母之邦得
神明之吏視印未久已驚鳧鳥之行掃門有期一快鳳

星之覩

與張侍郎闡

伏審光膺宸命榮貳冬官恃帝幄以橫經極儒臣之高
選恭惟某官抱器遠大稟資直方昔游用府而讀異書
首忤權臣而歸故里二十年不調節尤著於固窮五百
歲相逢力蓋繇於稽古燕公乃東宮之舊番侯為帝者
之師願於論思獻納之時力贊剛明果斷之主登衆賢
而開治表慰四海之想中興此多士所望於公非小子
敢私其貺倚頌大拜式慰輿情

荅新昌李縣丞結

聞諸公交譽願登元禮之門見千里尺書已識泰和之

開

面第朋緘之禮太厚致下拜之容有慙仰佩謙謙俯懷
栗栗其官元精華胄河洛名家摘光豔於唐翰林之固
有種探淵源於周天下學豈無博悉工五色之詞宜繼
八埒之譽軼則必克恥混試於諸生丞雖負于帥貳令
於一邑雅負經綸之業豈淹州縣之勞佇自松廳徑躋
蘭省某方竊祠廩誤膺郡章退惟僥冒之餘諒自吹噓
之素登會稽而觀禹穴雖歲月之不同夢春草而思謝
池顧精神之已接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後十三

九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三

啓

谷口喻授舉擢

備負槐市濫接英游載筆瑯切誤膺親擢與史館編摩
之選叨經帙講讀之聯才素乏於寸長身曷堪於數職
靜惟僥冒端自吹噓某官一代宗師四方儀表歸吏必
以儒者之術宜其有聲育材而得天下之英可謂至業
傳衣鉢者不知幾輩登門闈者皆第一人觀其拔士而
得尤知其樂人之為善遂致狂妄亦蒙獎提見千里面
目之書寵已華於袞繡記一人言動之實庇方託於併
幪

荅樊提刑光遠

誨諸生於館下濫與英游戰內史於螭頭誤膺親擢既
與編摩之選仍叨誦讀之聯才素乏於寸長身曷堪於
數戰思踰望外媿溢顏間某官諸儒範模群吏師表擅
聲名於蘭省徒身風采於柏臺帝嘉共理之良治務惟刑
之恤師吏以儒者之術存心得吾子之仁北斗太山學
者咸仰殘膏賸馥後入悉沾師友之選極一時詩禮之
傳有二子誦高文於方冊未窺夫子之墻論末契於年
家端在丈人之行故茲僥冒實自吹噓

荅温州莫守伯虛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政學輟列星之高選蒞二浙之名

開

邦况先大夫有遺愛于此州而賢刺史復共理于今日
變千里歎愁之俗繼萬民安樂之謔凡居蔽芾之陰率
被帡幪之賜故茲僥冒端自吹噓

荅木狀元待閣

竊以君子六千人定霸成期於一戰扶搖九萬里冲天
遂冠於群飛真國士之無雙誠後生之可畏大名籍甚
輿論翕然狀元氣稟東嘉心潛西洛探索靜精微之旨
工雄深雅健之文蚤蜚泮水之聲巍拾計臺之薦奪魁
蘭省賜第楓宸銜錦標而歸事端同於盧肇成赤壁之
捷年正類於周郎振賦海之名家符漲沙之勝地極書
生之榮而還故里盡人子之樂而奉雙親水綠蓮紅姑

暫游於侯幕冰清玉潤行同集于鳳池蔚為邦國之光
奚止鄉閭之慶其壑益舊業業梓陳人濫陪鸞鶴之群
親覩鯤鵬之化世當漢武而異人輩出非遇時焉致此
乎才非靈運而作佛在先然其年不可及矣科第既以
恩子富貴行將逼人願不負於君親當相期於遠大

谷黃狀元洽

賢閔校藝雅欽江夏之無雙蘭省掄材魏處眉山於第
二雋聲藉甚輿論翕然狀元名聞綺園才優盧駱翱翔
乎教化本原之地沉潛乎疏通知遠之經說若稽古何
必三萬言讀武成篇惟取二三策見蕩蕩巍巍之為光
舜知灝灝噩噩之曰商周倘借玉階必陳三陣之要俯

拾地芥豈惟一經之明尚淹卓爾之才僅亞褒然之舉
况闈有異人而素先虎榜黃為晉姓而爰出龍頭綽有
家風蔚為盛事其壘塩舊菜場屋陳人濫陪鳶鵠之群
親覩鷓鴣之化喜太學得人之盛快真才擢第之高願
不負於明君當相期於遠業

答立狀元密

賢關戰藝筆屢掃於千軍蘭省掄材名遂恭於三傑雋
聲藉甚士論翕然狀元蘊秀江陰蜚英浙右蚤游天子
之學獨抱聖人之經固嘗浚井而得泉奚止屬詩而比
事明一王之旨兼取左氏公羊高毅梁赤之長觀三策
之文庶幾晁錯董仲舒公孫弘之對魏折蟾宮之桂首

館
24

探杏園之花衫鬢方青富貴已通

谷莫守賀冬

伏以氣肇黃宮天地之心始見日行北陸君子之道將
亨其官治有先大夫之風民樂賢師帥之政茂對一揚
之復歡騰千里之謠某待次衡門阻趨賓宇遽拜緘封
之賜倍增感愧之懷

谷溫守表正言孚

襜被殿廬蓋適我願兮之始懷章里閤正事其賢者之
秋曾族賀之未遑遽明緘之先辱俯懷愧惧仰佩謙冲
其官蘭省魁儒并宮哲匠卓矣聖賢之學粹然道德之
容議論同乎古人文章蓋其餘事方權臣用事之日官

開

冷廣文逮 聖主當陽之初席前賈誼擢自臺察處于
諫垣言人之所甚難行吾之所素蘊首破和議力摧奸
謀有著龜先見之明凜松柏後凋之操君子以謂古遺
直天下稱為真諫官十上固爭挺袂安忠正之節一麾
出守得謝公山水之州上方念之公其歸矣其象恩去
國需次還鄉喜父母之邦得神明之政汲長孺雅嘗慕
益臭味本同王仲宣茲幸依劉憐憫可托

谷饒州蔡通判

麾出守迹濫厠於九賢同官為僚治實資於半刺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共惟某官世襲衣冠家傳詩禮學古
然後入政修身乃能治人宜所至之有聲諒無入而不

得展龐統騏驎之足貳番君山水之邦靡行終更即膺
迅擢某誤被宸命濫持郡符雅聞別乘之賢喜見天書
之面通家自今日行登元禮之門異才非王孫誤倒蔡
邕之徒

荅彭教授龜年

一麾出守分符濫繼於九賢同官為僚問政尤資於半
水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秀稟丹丘名高太學擢千
佛之科第有二難之弟兄學探聖賢而志益勤文高流
輩而進未艾願此番君之故國實維筮仕之舊游昔宣
彩捧之威今長杏壇之教諸公稱其博治多士資其範
模已遂終更行膺召擢某濫被宸命誤懷郡章自慙么

麼之資輒拜寵褒之賜及承已久莫諧聯事之歡行李
尚留庶有見賢之幸

荅池州韓守元龍

符分鄰壤未登元禮之門書拜明緘如見荊州之面礼
過於厚分何以堪某官生自相門妙有家學業襲簪紳
之舊才傳經緯之餘小試銅章茂著循良之績榮持使
節深知取予之宜咸嗟驥足之久淹姑畀雄藩而共理
皇盖東游而邦人共喜黃堂坐嘯而郡政自平罔俾文
公專美袁潮之政寧容子厚獨稱晬泰之賢靡待終更
佇膺召擢某才居下下志在休休有慙江左之家風誤
辱楚東之名郡撫封不遠願修接境之歡甲子雖雌敢

論同與之契

荅新靖州杜守明倫

守番君之國顧庸緣以何堪遊鄭公之鄉依仁賢而甚
幸禮過於厚緘來以朋共惟某官名重楚東氣鍾杜固
習家傳之詩禮富天賦之材猷自部章之既懷惟吏事
之是究居邦必聞政稔觀九賢之風學道則愛人優為
千里之治預懷杜母之德想見靖人之心次已久需來
何太莫某科名濫竊符竹誤分自慙么麼之資仰荷吹
噓之賜見尺書面目固已知賢登通德門闡行將承教

荅白待制

某官逮事三朝宗聯次對典刑猶在有靖康賢相之風

開

文采可觀本長慶詩豪之齋奉真祠於番水繼高燭於
香山願養遐齡昂來多福况聖君思故國之喬木而先
正有克家之象賢行以蒲輪召還荷橐

荅沈運使樞

符竹濫分方託帡幪之庇鱗鴻遠屆遷頽面目之書盛
德謙光明緘過厚共惟某官學傳既濟文繼東陽柏臺
飛半芳之聲蘭省應列星之象七閩持憲了無囹圄之
寃兩地効官潛贊廟堂之畫方聖主重外臺之寄以大
賢居特漕之權洞曉利源錢已流於地上深憂時事虜
其見於目中宣室興思蒼生望起某天資不敏吏事尤
踈臺評類韓愈之說說治考同陽城之上下罪甚多矣

部刺史想必能見容行或使之賢大夫恐不得終事

答陳總幹損

稽山遊宦屢修同舍之歡番水得書如見故人之面
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氣稟劍津名蜚槐市然膏油而
讀紙上語既科第如摘領底髭弟兄可謂德星世家不
忝忠肅昔宣威於吏隱今贊畫於總司績效有聞富貴
將逼某誤膺宸命濫把郡麾託末契於年家借餘光於
幕府願異此群空之馬致千里以奚難同江東日暮之
雲對一樽而未遂

答賀樞密

伏審光膺帝制榮陟元樞播告之初迹遐胥慶共惟樞

開

密參政白首一節赤心四朝爵齒德俱為可尊直剛人
得其所養昔焉勇退無愧鑑湖之高今也來歸不異蟠
谿之起願用舍行藏之際實安危治亂之機大臣以道
事君春秋責備賢者不出則已必有可觀願如魏鄭公
展盡底蘊咸望謝安石大慰蒼生茲輿議所期於公非
十朋敢私其祝

答趙通判

一麾出守至仁仰戴於堯天同官為僚可愛欣逢於趙
日札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巍折桂枝榮聯玉葉振振
周家之公子捲捲漢室之忠臣為善最樂而得於家傳
稽古人官而非以政學姑屈神明之胃暫淹州縣之勞

番君得江湖心嘗令茲邑龐統展驥驥足來監此州行
廷宗英入扶王室某誤息得郡仁術治民閱三月而政
未成思九賢而夢不見喜可知也幸王事之獲聯爭先
覩之與邦人而共快

答樂清權縣求司法

平寬守法雅聞三語之賢愷悌攝官優布一同之政禮
過於厚緘束以朋某官天賦吏材家傳政學于公世有
隱德釋之獄無冤民考已及於書三人成思於借一藁
爾樂成之小邑久哉令尹之乏人貪有至於賊民懦或
聞於畏吏口南金而守明府有類真源律大法而礼人
情茲逢卓茂允賴循良之治來綏凋瘵之民覩必爭先

聞猶失喜其遠游江左承乏楚東幸父母之邦得神明
之吏故鄉雖遠未聞言偃之絃歌扁興已濃及見河陽
之莢李

荅荆南李太尉

適變子之邦方將問政識荊州之面何待封侯某官裔
出隴西群空異北稟漢將無双之氣懷周臣不二之心
邁方畧於孫吳為國家之英衛受知於上屢持大將之
權開府于荆益重長城之寄勇不敢動時方賴公某之
任遠邦假塗重鎮觀尺書之面目喜其可知聞萬福之
威名見已大晚

荅歸州周守

声迹相聞同處浙江之左封疆非遠並遊巴蜀之東緘
來以朋礼過於厚某官詩書奕世簪紱傳家挺秀氣於
三衢馳英志於列郡展騏驎足嘗佐苗人之邦分銅虎
符遥臨楚子之邑化已形於千里治未及於期年更不
俟終召其非晚某備員番水易任夔門將候道以觀風
且登堂而問政面目之書已見喜得其人唇齒之邦是
依言歸于好

荅周運使

行或使之难方歌於蜀道喜可知也夢已見於周公詞
觀三峽之流書觀千里之面礼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
姬籙傳芳坤維挺秀文非少而且重厚藝雖多而不吝

開

驕才學俱高子雲相如之後也名德兼著君平仲元其
人歟藹蜀郡之鄉評最普慈之治績方聖主圖中興之
業以大賢居將漕之權弭使節於一川揚仁風於列郡
以身化下小攬轡之范滂用義理財鄙流錢之劉晏矧
輿議之素屬豈計臺之久淹更不待終召其非晚某侷
員香水易任夔門將入境以觀風且登堂而問政以王
尊之馭險不憚於登天依帝臬之賢易端同於履地

荅查運使

三峽倒流難敢辭於蜀道一麾出守茫端賴於蘇天荷
友義之素敦媿朋緘之誤及禮過於厚情何以堪某官
先朝名家今代人傑然膏油而讀紙上語取科第如摘

領底髭學兼通於古今才兩備於文武明目張膽陳治
亂於天子之前論將談兵贊籌畫於元戎之幕輟握蘭
之高選膺將漕之重權弭使節於一川揚仁風於列郡
飛芻輓粟姑心計之暫勞簪筆荷囊諒超遷其非久某
備員番水易任夔門首蒙千里之書喜見故人之面叱
王尊之馭移孝子為忠臣依帝臬之賢視青天如平地

荅吳紫政

一麾出守蕃宣濫處於上游同官為僚謀議乞資於先
達禮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場屋舊人江湖名士身荐
歷於中外學兼通於古今登科五十年親見先朝之盛
搏風九萬里上至列星之躔凡後來待荷簪筆之流皆

開

前日含香握蘭之選孰謂諸侯之賓客乃屈四朝之老
成更豈待終召其非晚其自番君之國易夔子之邦久
遠數仍之門墻忽見天書之面目以幕府而待杜老豈
同叢劍南避正堂而舍蓋公頌效曹相國易夔子之邦

荅施州甄守

接

三峽倒流方嘆川塗之險一麾出守遽蒙牋翰之修德
厚而謙恭過於禮某官中山華胄西蜀良家才兼文武
之全性稟忠義之實矯命制難陳湯有得於行權投筆
立功班超宜侯於定遠既龍韜豹畧之屢試姑皂蓋朱
幡之暫乘控巴地之上游守清江之名郡化已形於千
里威且震於四夷更靡非待終召其非晚

荅周運使

老向巴人方起杜陵之嘆憂銷王粲幸依劉表之賢使
已近於光華禮將動於吐握某官道師孔孟才配御雲
金門玉堂謂踐揚之已久木牛流馬奚飛輓之尚淹詔
將下於蜀天公其歸於魏闕某敬拜宸命行趨計臺媿
謝牘之未修辱賀緘之先及同西州之士願承教於鄉
先生與列郎之民咸託庇於部刺史

荅茶運使

渭北江東起日暮春天之嘆烏蛮鳥道同孤城絕塞之
遊行或使之喜可知也某官雁塔前輩麟臺故人既臭
味之素同亦行歲之不異愛君憂國抗章如出於一心

持節分符遊宦相從於萬里某敬拜宸命將趨計臺媿
謝牘之未修辱質緘之未及傾蓋如故久論程孔之交
呼酒勸君行講韓張之好

荅潼川運使何舍人

番水期年治亡善狀夔門萬里地竊巨藩揣庸繆以何
堪恃高明而自尉某官學本自得才尤不群道造子思
之誠氣養孟軻之浩際立角出於永嘉多士之地難進
易退於權臣用事之秋翕然稱鄉先生卓爾為天下士
分符持憲不辭蜀道之難憂國愛民寧羨錦城之樂
某叨預梓里稔聞月評仰齒德爵之俱尊喜風馬牛之
相及叱西州之馭移孝子而為忠臣依帝臯之賢視青

天其如平地

荅前四川茶馬續修撰

國遊夔子稔聞舜友之風地過荊州未識韓侯之面目
仰瞻於數仞遽下拜於雙絨某官虞庠舊人晉國奇士
仕途歷三十年之久鵬程搏九萬里之高牧民如牧羊
為治素同於卜式問人不問馬存心無媿於宣尼坎則
止而流則乘仕不喜而已不愠求田問舍孰云不高結
綬彈冠亦何足慕優游里巷願養年齡然朝廷方思老
成况天下咸仰齒德宣室未前賈誼蒲輪必起枚生某
涉世最踈蒙恩誤寄方觀風而入境思問政以升堂庭
過伯魚竊效陳亢之喜書傳雙鯉益嘆玉川之賢

開

卷沈待制調

屢上詞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遽觀面目之書緘
來以朋禮過於厚某官望隆若雲世耀貂蟬八詠逸才
真隱侯之華胄一門盛事實故相之難兄嘗分浙右之
符尤著閩南之績奉真祠之已久奚從崇之尚淹行起
老成以尉中外某聞分絕塞地易近藩將入境以觀風
且登堂而問政歸自夔子國幸風波之已逃遊于鄭公
鄉庶罪戾之可免

答劉大諫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遽觀面目之書緘
來以朋禮失之過某官學貫今古心潛聖賢樂道幾於

屢空養氣本無以直然青黎燭讀異書於蓬萊詠白蘋
詩起清風於蒼雲當龍飛乾道之始正鳳鳴朝陽之秋
官居諫垣色正朝路稱堯舜者無非孟子誰與王言指
恭顯者豈無京房孰若公勇直道而去令名益高爭無
媿於七人貴矣煩於五馬然臧倉存而魯侯不遇既承
璫去則李絳必來益輸畎畝之忠往贊岩廊之治某叨
與同舍素蒙異知迹雖隔於江湖心不忘於館閣

答凌尚書

兩朝重望一代儒宗擢第若摘頷髭巍中甲科之選理
身如梳且髮了無纖垢之汙時可用而則行道無入而
不得入則懋立朝之節出則騰治郡之聲退之以薦賢

開

為心天官惟允行儉有知人之鑑吏選尤精方聽履而
上星辰透銜五而樂賢聖久淹家食想在宸衷佇繇八
座之尊拱拜三公之貴其頃以晚進叨居下僚逖矣門
墻之遠巍然山斗之仰

與沈尚書

易郡而東誤得股肱之重去天非遠喜瞻喉舌之尊行
逐登龍敢先致鯉某官書讀萬卷名登兩科負賈生通
達國體之才有韓子涵泳聖涯之學言無發而不中最
高北闕之書治所至而有聲尤振西州之譽上意每注
於安危之際公色不變於榮悴之交人才甚難今日有
幾况當守方興衰而撥亂豈重臣可置散以按閑諒興

宣室之思即起東山之卧某為學最淺受知實深賢關
首與於陶鎔詞掖誤蒙於薦引去門墻其已久仰山斗
而不忘行由或使而身竄於憂喜亦可知而鄉遊於鄭
事大夫之賢者竊效古人之居邦就有道而正焉庶幾
君子之好學

答姚子才

荐蒙肯顧寵示長牋豈惟嘆駢四儷六之精抑亦見聞
一知十之學方觀韓子送何堅歸道州之文端賴澹臺
助言偃為武城之治尚容再見以馭謝私

答章教授

日邊得郡寄千里之服肱魚腹有書見五年之面目禮

過於厚分非可堪某官挺秀相門蜚聲帝學文法漢而
尤古詩擬騷而更工衣冠盛唐室之蕭詩禮傳孔庭之
鯉滿門科第繼元佑省闈之風異日功名嗣慶曆名臣
之頌學無入而不得辰何來之太遲窮年屹屹膏油業
已精於韓吏部諸公衮衮臺省官豈冷於鄭廣文名譽
已崇富貴將逼某燈共庠序年同遠巡懷高山流水之
音起日暮春天之嘆遠官夔子國幸已脫於風波來遊
鄭公鄉庶可逃於罪戾

答泉州交代周參政

千里分符叨繼重臣之後雙緘拜賜輒為盛德之先觀
鳳有期續貂為媿共惟某官學術荀孟人才高夔昔遇

上皇聳風采於臺諫晚事聖主贊謀謨於廟堂久均逸
於巨藩暫養高於琳宇如昔者大老之二兼天下達尊
之三盍歸乎來爰立作相某不學亡術見賢思齊將入
境以觀風願登堂而問政竊比曹相一遵蕭何之規真
見周公不比宣尼之夢

與福州王參政

五載三州方幸投閑而置散一麾千里又叨宣化而承
流顧大邦雖非小子所堪然便道有見先生之喜共惟
某官性天小卓材地闊深道扶孔孟而襲其傳文追楊
馬而為之配變儒風於兩學最治績於四川榮長諫垣
所陳無非大事魏參政柄有告必以嘉猷方蹇蹇以立

開

朝遂營營而去國四海咸冀其復起七閩豈得而獨私
盍歸何來如古者之二大老無出其右兼天下之三達
尊願趣曹裝即膺漢詔某門闌下士學校諸生蚤親模
範之工遂玷簪紳之寵茲濫膺於劇郡幸密隸於崇獻
欲問為邦竊自比於顏子願言承教終不叛於韓公

答趙知宗

五年三郡方幸投閑十劄十行又叨共理遠辱朋緘之
及仰欽謙德之光伏惟某官冰出銀潢名高玉牒術業
炎劉之歆向勲謀仙李之江河兼爵齒德之尊有風雅
頌之好帝眷尤甚宗盟有光况惓惓忠臣不忘畎畝之
念俾振振君子咸陶麟趾之風佇觀昌魯之季孫行作

相周之衛武某昔在越絕獲知宗英屢陪觴詠之遊久
闕咲談之樂不謂晚塗遊宦重遇平生故人將使泉南
復繼蘭亭之盛不令坡老獨稱安定之賢

荅蔣教授

不學亡術繆懷刺史之章同官為僚行詣廣文之舍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姬錄傳芳莆田挺秀深究群經
之旨早聯十佛之名登科蓋已十八年讀書何止五千
卷眷此清源之郡雅為遊宦之鄉昔鳴子賤之琴今主
馬融之帳化同魯國諸生咸采於藻芹文振歐陽高第
行登於龍虎官豈容冷詔將被溫某立朝甚愚為政尤
拙已五年而三郡又千里而一麾將入境以觀風且升

堂而問道見尺書之面已得其人游半水之宮願浴以
政

答興化陸教授

五年四郡誤懷假守之章千里尺書快覩同年之面禮
過於厚緘來以朋某官秀挺三山風高二陸才蓋由於
天賦學況得於家傳搏風宜上於天池采藻尚淹於侯
泮眷茲莆水實為冠帶之鄉宜得宣公以昌仁誼之學
官豈容冷詔行被溫其符竹濫分寶鄰是賴方驅車而
假道願問政以登堂誦十年尊酒之詩辰乎何速見千
佛明經之士喜也可知

答任運使

五年三郡方幸按闕一札十行又叨共理首辱朋緘之
貺仰欽謹德之光其官秀挺三山名高千佛飾吏必以
儒術修身本乎誠明色正霜臺風采稔聞於半多位分
卿月禮樂咸資於一變入則居清要之官出則為光華
之使著治績於數路藹歡聲於七閩姑為轉餉之蕭耻
作流錢之晏苟非仁義固未嘗陳於王前其在朝廷又
孰敢於諸任齒使輶暫屈召節昇來某涉世最踈辱知
素厚千里誤分於符竹二天仰賴於併懽教化美而風
俗夷小諸侯敢不自勉撫字勞而催科拙賢使者必能
見容

卷石察判起宗

魏中亞魁榮歸故里大策聳傳於多士長綫寵及於陳
人事甚盛而獲觀喜欲言而不足某官家傳萬石譽擅
七閩志雅在於奪標射果聞於中目詳觀切直之對深
得茂明之宜雖策勲有蕭一曾次之或殊然公議以王
後盧前為未惟清泉紫帽邊改觀於濕陵綠水紅蓮聊
宦游於越絕佇自賓幕即登道山某幸茲分符叨與勸
駕果遂郊迎之語薄據箬蓋誠式端其歸策親之樂
孰加此不負所學許國之忠其自今

荅郭縣尉

榮擢魏第言旋故鄉荐蒙都騎之臨重拜雄文之既老
獲觀於盛事喜實倍於常情某官經傳獲麟文冠薦鶚

蘭省復居於前列英聲益重於南州暫淹龍虎之義名
姑作神仙之隱吏力蓋由於稽古人咸貴於為儒託諸
空言科第既已恩子行其所學忠孝可以立身微聖賢
其誰與歸於禮樂必從先進願自今日以觀遠猷

卷興化何知軍

地異楚齊海不分於南北國猶魯衛政竊比於弟兄况
為天子守土之臣宜講諸侯睦鄰之好禮過於厚緘束
以朋某官挺生相門妙有家學早蜚聲於槐市果巍第
於風宸惓惓懷憂國之誠耿耿抱疾邪之憤官清而要
榮躋列宿之躔氣直以剗力請上方之劍乃反落御史
之膽恨不斷佞臣之頭始知學校之有人孰謂書生之

不武上嘉蹇諤卒行其言天賞精忠遂魁其子風采聳
於天下名節立於筆端盍歸_玉筍之班姑養琳宮之浩
符分千里方歌來莫之廉詔下九重行作去思之武某
聯名雁塔共事賢關既臭味之素同又封疆之不遠相
為唇齒之國義莫重焉敬觀面目之書喜可知也

賀張尚書

伏審力辭從橐榮奉真祠縉紳高勇決之風當宁惜老
成之去不負所學於夫子無媿陸宣公能全大節還故
鄉真同趙清獻其受知最厚贊喜尤深方當危疑之秋
倍為明哲之賀日探車騎即登門墻

賀陳右相

廷渙大號相登真儒謹呼萬方聳動列辟某官氣大以
直學明而誠入則正色於朝廷出則乃心於王室行藏
合聖人之用舍進退為天下之重輕不肯枉尺而直尋
惟務獻可而替否章屢上而求去甚力瞻愈隆而挽留
益堅可謂大臣已久慰蒼生之望爰立作相宜盡行平
日之言績坐底於咸熙喜真成於不寐

賀汪尚書應辰

先膺帝制榮總天官讀侍金華班高玉筍共惟慶慰其
官書讀萬卷心醉六經養孟軻之直剛得仲尼之忠恕
入則居獻納論思之地出則摠方伯連師之權德名重
於華夷治行最於閩蜀學以傳道真宜為萬乘之師才

可佐王矣止居六官之長孰能熙帝之載當今舍公其誰茲與議之所期非某敢私其祝

賀陳左相康伯

誕敷明命榮陟首台用賢非以序遷簡帝實由人望某官學博聖絕心造道微德寬大而能有容氣直剛而不可奪入則以嘉猷而告君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房元齡心不啓權斯能持於衆羨蕭相國法若畫一固宜冠於群臣况宰相以鎮撫四夷而丈夫當掃除天下今日之事舍公其誰侵疆未歸人咸望於夫子不仁者遠功實在於臯陶罔俾古人獨專其美

賀虞右相丑文

廷渙大號朝登碩儒選衆得賢若舜湯命相之日縉紳
相賀如文富宣麻之時謹呼萬方聳動列辟某官勇自
仁出忠由孝後顛謬傳世南之風敬義稟坤文之德入
則以嘉猷而告后出則以斯道而覺民拯社稷於艱危
靜胡塵於談笑周瑜赤壁之外不見雋功謝安淝水以
還未聞相業公獨得於蕪侖事非止於一書樞府出而
全蜀安衮衣歸而敵國惧果膺爰立式慰爾瞻然大臣
以道事君而春秋責侖賢者願以天下而自任勿謂吾
君之不能魯國侵疆未歸責端在於夫子樂正為人好
善善竊同於孟軻周俾古人獨專其美

與交代胡侍郎

開

執筆螭坳昔類蕪段之倚分符閩嶠今同糠粃之颺不
鬲衰暮之孤蹤復有交承之雅契某官心傳絕學天賦
劉腸當茲邪誤國之秋奮忠誼敢言之勇朱雲請上方
劍欲斷佞臣之頭賈生陳痛哭書願繫單于之頸去國
蓋一萬里投荒踰二十年會上聖之嗣興起孤忠於久
廢心惟憂國屢推造膝之誠義不戴天力沮和戎之議
卒落落而難合竟栖栖而不容周宣方撥亂以興衰韓
子乃投閑而置散銜孟里巷晦迹桑榆盍歸乎來萬事
之問在伯始無出其右十里之難制一賢赤心素結於
睿知白首姑煩於卧治初需漳浦之次遽易溫陵之麾
佇竢番中詎容補外某輩行相絕官僚偶同聽詩書執

館

子

禮之言資直諒多聞之益左右共書於言動後先相繼
以承宣誦十年尊酒之詩修尺素雙魚之敬來何太莫
宜趣曹相國之裝政務惟新奚煩楚令尹之告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三

開化圖書
ka hua tu shu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四

小簡

答呂主簿廷

某頓首再拜氣蕭晚秋候臨良月伏惟主簿學士百神
交相萬福駢臻某仰竊苙休重蒙記錄謹因回介少布
謝悰不宣

某向寓雪溪獲瞻芝宇千里相逢而遂成傾蓋一樽屢
共而辱與論又念几席之久違荷故舊之不棄遠領翰
墨仰佩謙勤披味以還感媿兼集

某官斯文老匠後進名師不倦學古之心尤高鑄人之
手聲望煒燁平生知識最多人物魁梧他日富貴何患

行見公朝之薦鷲寧憂小邑之栖鸞願調護於鼎茵佇
翱翔於臺閣

某比因竊第之還遂適披雲之願特蒙枉顧益見撝謙
別離經時行將命嵇呂之駕會合有日要頌聯孟韓之
詩惟是願言併遲面究

某濫被宸恩荐更幕府未修謝牘遽拜賀緘蒙長者之
見先媿小人之不敏遂有親依之幸尤深忻忭之誠探
禹穴而登稽山願觀古謀泛剡溪而訪安道不廢家風

與王安撫師心

會稽地廣民夥號東南大都會第以連歲灾荒今年尤
甚孟秋之初大風淫雨繼以江濤暴漲飄廬舍害禾稼

瀕海之民死徙者稍多茲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仰惟
入境之初首加訪問下車之始撫字為先上以寬聖君
東顧之憂下以慰越人引領之望不勝幸甚某備真幕
職目覩其事輒敢以聞

與趙侍郎令詔

拜違台範悔翔遽更仰德之誠不忘鑒竊竊惟視印之
初人事紛冗尺牘修敬不敢輒先雖去思之意不減於
越人而後賀之罪已同於譚子尚冀貸其不敏

某官疏通練達寬厚老成歷四十年之仕途號二千石
之治取憲閩帥越異績愈彰方當宁以用度為憂畀明
公以貨泉之柄中外相賀以為得人昔蕭何轉漕關中

以給民食劉晏流錢地上用佐中興久無其人惟公是
望輿論攸屬某非敢私比者天降之災害及稼穡越人
瘠矣得旨賑濟遂獲更生竊知公為上言之活人手段
已見於得君之初也公已去而不忘越越人德公亦將
終身而不忘甘棠勿伐之詠在越而不在燕矣
某以書生贊慕懵無所知仰荷包荒不賜譴斥子犯有
罪猶自知之婁公見容可謂盛德尚矣始終垂庇獲免
於戾感戴何窮

與王舍人剛中

史館舍人道德才猷文章議論真一代人傑也爰從大
對忤意權臣養浩十年卒不為附麗計公道既開平步

開

館閣茲者正位西掖有識相慶昔晁董蜚聲於對策而
不遇明主常揚得體於制誥而俱非正人夫豈如公兼
備衆美至若子產以潤色有功而立鄭宣公以代言振
職而興唐相業可嘉起於辭令天下縉紳所同望於門
下非某區區私祝也

伏審代言西掖被命為真自代之章輒及寒賤靜惟斯
舉本非虛文前輩達賢引類多在於此爰從近歲茲道
不公不出於觀望則生於請託故上不以實而求下亦
以文而應自非高明特達之士以公道為己任孰肯於
觀望請託之外而舉人仰惟大賢獨追前輩自顧何人
可當公舉獎借過情感媿亡地啓事一封聊申謝臆雖

舉於公朝不當講私謝之禮然待以國士其可以衆人
報耶

答陳少卿揆

某前歲竊第行朝遂獲出入門下者數月伏蒙顧遇情
均父兄私心感激無以借喻况獲珠玉盈篋以歸輝映
里閭寵於得第親故相見首以公之遇我者告之無不
欽嘆厚德尚恨未有圖報之所而大旆已西瞻望門墻
不勝依戀

李路鈐至越首拜誨絨之賜累幅勤厚如面台顏伏承
養浩丘園日有文字詩酒之樂仰見大君子所蘊過人
朝著山林無入而不自得又蒙欲以所作見示尤荷台

眷之篤將始終教誨成就之也果蒙不鄙甚幸甚幸

答李丞務

蒙示先叅政壙記三復流涕仍需挽章感認不鄙恭惟
叅政宏才碩學精忠大節凜然當代少見其比雖晚路
為權臣所抑不獲伸其素志然天下公論史官直筆斷
不可誣某輩鄙陋之詞豈足以發揚其萬一平生之所
以聳慕者有不可辭三章謾往惶愧亡地

與張臺法聞

臺法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候萬福某
日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即修賀書切謂大
賢進用不止於此日竦殊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

下也仰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為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
身臺諫當得言之秋必能明目張膽以慰公論某所以
遲遲而賀者亦姑有待焉敢乞上體眷隆展盡底蘊以
結主知指日大用以福蒼生以副簪紳之望維桑與梓
亦被餘榮

答溫守周侍郎

伏蒙賜以書翰圓緘累幅禮意有加旨酒生羊為貺甚
寵近代先達薦紳以名位自居貴不下賤久矣兼達尊
之三且身為邦伯而禮先於寒賤後學德盛而謙世所
未有顧某何者可以蒙此邪下拜之餘感懼并集

答台守凌侍郎

開

伏蒙台慈。呂某假塗赴闕。特有寵賜。某竊聞將有遠行。行必以贖。雖百鎰在所不辭。然可以無取。取則傷廉。雖一錢有不宜受。獨於仁者之賜。輒起小人之貪。拜貺以還。感媿無地。今祇領到州十千省發路之賜。謹用回納。

與王運使之望

某官道德政事文章經術當於古人前輩中求之。非止可為今日儒宗吏師也。朝廷方以全蜀為重。故畀以外臺之寄。恩威五十四郡。屹然為國長城。以寬主上西顧之憂。豈以蕭何能轉輸。劉晏知取予之事。而浼縉紳先生耶。

越蜀相去萬里。不修輿居。問又復二年。惟拳拳斗仰之。

誠不替朝夕去歲邸報中獲觀臺諫列薦之章士夫識
與不識罔不欽嘆門下士喜如之何清資峻秩不足為
先生榮異日特書大書屢書者為可貴爾比至行朝虞
郎中出示蜀中小錄竊知職試文衡獲觀約束
知其所得必真才實學相如楊雄三蘇輩一網盡矣省
榜已揭太學得百餘人可謂盛事皆出先生疇昔作成
教導之賜也近年文體屢變學官屢易士子多異論惟
推服吾先生至今無異辭入蜀以來聲聞益著朝論翕
然何大諫諸公稱道尤力召還必在數月間某或未以
罪去復有摳衣之幸矣

某晚學不才試吏越幕自謂必以瘵曠獲罪誤蒙郡帥

王書見知嘗薦僚屬四人于朝以某為首然某亦佩服
先生之教在越兩載不敢以一字達廟堂諸公臘月七
日終更當日挈賤累還鄉欲屏迹山林以安愚拙不謂
叨被誤恩有校讎冊府之命退惟僥冒實出先生平日
齒牙餘賜第切媿感穀日離家二月初至行朝供職已
半月賤累猶未來也汪聖錫為少蓬尤厭士論館中皆
一時英雋某廁迹其間葭倚群玉媿不自勝先生顧遇
素厚必有以警策不逮俾終為善類之歸幸甚
某比因廷對尤荷今四川制置王丈見知代言西掖舉
以自代自惟疎繆聲迹沈下仰蒙特達感激不已以國
士見遇者惟吾先生及舍人文二人今皆在萬里故某

歸依慕用之誠尤在於蜀也閻梁二同年試吏兩川帥
幕閻質直梁俊邁皆蜀中佳士獲趨事大賢必蒙厚遇
劉韶美宮教在會稽遊從甚款自謂受知於先生語必
慨然葉樞至越見之大以為奇延譽諸公今亦移行朝
供職矣先生行將大用薦賢報國尤所當先閻察推老
矣當不待終更而薦之可也輿論所欲非某敢私

答曾知郡汪

某官人物不群才德俱邵學術通倫類而無入不得儒
雅飾吏事而所至有聲南州之政已聞北闕之詔將下
豈茲小壘可淹大賢輿論所期非某敢私祝也
往歲某官吏隱樂清主盟鄉校某獲執經與諸生之列

開

最蒙不以碌碌餘子遇窺奧境而知所歸皆我公博約
之賜也違去二十年兩遭家難屢困場屋聲迹沈下逾
遠門墻尺書修敬莫克自致於千里之遠媿媿負負何
以自文然景山仰斗之誠初未嘗一日替仰惟高明宏
博必恕其不敏而亮其無他臨紙悚懼不自已已

與任安撫古

某官全名大節凜然超絕昔人前輩之上乃者持風憲
肅朝綱忠言讜論屢批逆鱗奸邪寢謀盜名器者為之
膽落議者謂雖漢汲黯唐魏鄭公國朝王元之唐子方
諸公殆無以過直道不容一毫出守有識之士咸為清
朝惜之然聖主圖治方銳急於見賢端人正士決不可

久外宣室之念正深詔書行落大江之西公其為蒼生
起
某叨被誤恩校讎冊府靜惟僥冒實出先達大賢吹噓
獎拔之賜寧不知感第恨來晚不獲瞻拜合光親承博
約以慰平昔慕用之誠然每見同舍郎稱頌盛德幾不
容口柏臺蓬山至今有光吾道甚幸名教甚幸

答趙撫幹伯椿

荐拜劄翰之辱如對標致於几席間喜可知也暑雨未
歇伏審蓮幕風高贊畫有相台候萬福某竊祿懷媿每
塵記錄螭蟀風味不惟勝無腸公子自可以輩瑤柱江
君會稽固不易得錢塘又絕無之臨食必起故鄉之思

興與鱸尊同但不能如張翰之勇決耳遠蒙分貺以養
吾老饕媿感俱不少也道山石渠輒納墨本置之悠然
閣可與南山同入眼劉子政乃天祿閣中人豈容懷倦
倦之忠久屈于外耶

與任提舉文薦

某官以直道立朝去非其罪物論惜之茲承光奉宸恩
榮持使節作外臺之耳目聳風采於大江之西識者謂
聖眷方隆茲實大用之權輿也伏想輶軒屆道而名節
已隆天氣正炎滂雨未歇敢祝善保台重
某仰視台照輒有塵稟某有表外賈如規者宣靖間在
太學有聲後困場屋遂俯就恩科其人極有士行為鄉

里所推前任建昌尉以清白聞今任興國軍司理秋冬
間赴上賈安分自守不求知於人然某官方以人物為
心不敢不以其名聞也又親戚劉鎮者戊辰榜中乙
科其人有學問工詩文通曉吏事見任洪州司法登第
一星餘尚困選調今皆獲趨事大賢深為之喜儻蒙提
挈成就甚幸甚幸苟非其人某亦不敢妄舉

與王總領之望

溯中去蜀如在天上不修興居狀又復一年惟是萬里
斗仰之誠不替朝夕幾對至臨安出所賜書欽閱以還
感佩謙抑去歲聞石命某喜尤不自勝謂即有瞻拜之
幸既而改除輿論殊鬱蓋朝廷以蜀為重姑留大賢然

開

議者謂汲長孺當在朝不當使之在外也近日廟堂設
施皆合人心如張右相胡邦行自使凌汪二公為天官
豫章宣城之除無不稱善縉紳日俟先生之歸便當為
治裝計

某竊食蓬山日虞罪戾茲蒙誤恩備負佐謨退惟僥冒
實先生疇昔獎借之賜第增感激然某去冬輪對妄論
時事初自謂必得罪聖主寬容不惟不怒且畧施行其
言既而館中諸公相繼論列上一一開納但側目者衆
迹不自安某與馮圓仲一一同舍皆請外廟堂不冝敬
奏葉樞以其事聞上諭宰執俱不容去某以求去得遷
力辭不獲今亦不佳為乞外巧祠計萬一果遂所願甚

幸甚幸先生知遇有素更乞時賜警策俾終不為小人
之歸以辱門下其為幸也又大矣

幾舛被辟益見先生友愛之篤聞問無不欽歎萬里
之行良勞第恐坐席未暖必隨台旆而還也鄭正舛教
授昔在上庠獲預執經之列又與幾舛游今相隨入蜀
切望周旋閻梁二同年近得書皆荷知遇閻又蒙以四
條首薦尤感激也近館職甚缺負次第皆名試矣主上
聖德日加陳丞相有容德頗收拾人才臺網稍振陳應
求副端排擊奸邪保全善類尤為士論所歸乃汪端公
薦引之也用劉信舛逐劉寶皆近日可喜事其他事體
幾舛能言之

開

答王舍人佐

別大君子凡三年相去二千里之遠修敬不先下拜誨
緘之寵者再矣舍人不以先達自居而謙德如此某晚
進乃敢球怠尚何以自文耶某比備數館職與二三同
舍日以時事為憂初欲同上封事未果會當輪對遂各
以已見獻某最山野狂妄尤甚上寬大能受盡言不惟
不怒且畧施行之但左右前後瞋目切齒者終不相置
某自去冬求去割子凡數十上凡八閱月始遂所請然
區區之意止是丐祠廟堂乃委曲如此出自望外闕期
近在九月間當復申前請以遂所志不復詣仁者之里
日俟舍人文零陵報政造歸廊廟公道復行清流增氣

某已掛之冠當復彈矣

蒙示兩紙論列時事仰見舍人丈天資忠義過人遠甚
不以身外而忘愛君憂國心也三復以還欽嘆不已某
以五月十八日離行朝至途中聞次日有虜使失禮事
中外咸懷主辱以死之恥况官穹祿濃者當如何某方
屏迹田野雖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不復開口及時事然
畎畝惓惓之誠猶前日耳况舍人丈受明主之知膺千
里之寄宜其不能自已也來書所說荆襄雷化事此豈
細故耶梁丈賢者方居言路不可不以告之

與洪檢詳邁

比獲識檢詳難兄弟于朝讀雄偉之文聞正人之論知

開

天下士在一門也又辱為檢詳同舍之未荷知良不淺
臨行既勤餞送仍寵以詩章歸橐有光感激無已違去
數月斗仰不忘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祿而卧
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儻蒙台念見廟堂諸
公曲賜一言俾遂所求不勝至幸

與杜殿院起莘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臺端天子親擢正人中外莫不
相慶竊聞殿院丈排擊姦邪保全善類饒君子不饒小
人果踐平日之語某受知最厚贊喜巨量更冀盡摠素
蘊益振臺綱以滿中外之望

與吳察院若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朝登正人中外胥慶拜違台
範垂三十年雖修敬有稽而仰德不替比聞召環真成
不寐之喜然君子未來而小人已去道出發女日伺騎
音竟不瞻際悵望何已某蒙恩補外需次還鄉方幸息
肩官司來督赴任雖貧居急祿而多病未能遽行遙望
門牆倍增依慕

與汪侍郎

某入館之初侍郎丈以先達儒宗為蓬萊主人遂獲朝
夕趨隅以聽博約重辱顧遇不後同輩臨行又蒙餞別
之寵晚進不才何以得此拜違數月斗仰益塵需次弊
鄉偶成見闕貧居急於得祿便欲犇走就職緣冒暑得

闕

疾未能去體素苦痰嗽遇秋復作不免復申前請以劄
子託圓仲矣敢望侍郎丈見廟堂一言俾遂區區之願
庶得在家醫治少延殘喘不勝感幸

與凌侍郎景夏

某備數冊府獲識侍郎丈於朝望儼然之容聞正大之
論知朝廷之有人三十年盛名不虛得也謙恭下士真
有前輩風某愚不入時獨蒙顧遇臨行又辱寵餞禮意
有加晚學不才何以得此於大君子私心感激不自己
已違去數月斗仰弥屢需次還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
於得祿而卧病未能遽行復申祠請實非獲已已懇汪
丈為告廟堂更告侍郎文曲賜一言俾遂所求幸甚

與劉察院度

伏審光膺宸命榮陟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其晚學
不才濫游冊府獲親炙者幾二年薰溫粹之容稔忠厚
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媿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顧
遇警策不敏臨行惜別著見顏色既勤飲餞又寵以詩
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
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己近朝廷去積年巨惡
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有人矣

與陳侍郎俊卿

光膺宸命榮陟從班朝登正人中外相慶天子欲其居
獻納之地天下知其為大用之階有識君子惜其去風

開

憲之早也某晚進不才素蒙知遇天資狂妄尤荷保全
去遠風墻不勝依慕

與汪中丞

伏以中丞負王佐才為長御史以暴公子之威名而持
斧以裴中立之德望而視師風采所加華夏咸聳悍將
為之落膽狂虜不敢貫弓一正天下如其仁不有君子
其能國大夫出利國家安社稷茲其時哉宰相上佐天
子理陰陽孰先公者某受知不淺贊喜為多方苦癢痂
之侵復伸祠佚之請望墻墻其愈遠瞻頌焉而莫遑想
旌旆之已旋諒紀綱之益振倚頊大拜續走賀緘

與趙安撫清卿

某晚學不才備數冊府最蒙安撫待制文顧遇不淺臨
行又辱寵贈禮意有加然待制方以清白表率縉紳某
不收自處於傷廉之地雖不拜賜而感激未嘗自己拜
違教月仰德益勤需次弊鄉偶成見闕雖貧居急於得
祿然為多病所困輒復丐祠愈遠門墻不勝依慕

與梁司諫

某愚不入時獨蒙司諫文特達知遇狂妄之迹賴以保
全臨行又拜清白之貺拜違教月斗仰不忘竊聞司諫
危言讜論排擊奸邪天下咸稱為真諫官莫不想望風
采樂道人之善人之常情也况某受知不淺喜當如何

答陳侍郎正同

開

某自卍角學讀書聞先生長者之論知欽慕忠肅公之
為人去春怱怱西邁一物不暇將獨携温公忠肅二畫
像而行尊堯集雖熟閱之每以不見全集為恨茲辱頒
賜副呂石刻既慙冠下拜遂撥置群書朝夕欽誦真可
與日星爭輝非照乘珠比也

答温守徐侍郎

茲聞力請千朝已遂祠佚方與邦人同結去思未遑趨
拜遽奉貶誨仰佩謙冲其嘗嘆近世人才少有全者或
吏才長於治郡而名節無聞或名節著於立朝而政事
多短獨侍郎文昔持從橐天下稱為正人出守海邦人
咸謂自有郡以來未有賢明太守如侍郎者非某之私

言也承台旆取道樂成當探伺戒塗俯伏道左與攀轅之列

與溫守莫郎中伯虛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吏事籍甚之譽藹著簪紳 聖天子方以外治為憂故輟自握蘭出分符竹踐揚中外無適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第以先大監遺愛著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况其子耶民望使君之來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方急指日名環行見卧轡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湖守陳郎中之茂

拜違一年久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

開

月去國行色匆遽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久去郡城稍
遠無雲川便又不獲修敬媿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長
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記憶賜以手書盈幅諄諄情辭
備見如前自在道山侍几寫承博約時也喜如之何弊
鄉去湖雖遠而知郡丈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莫子
齊書言吾丈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
政事於是兩全某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
曾中取取之奇議論慷慨名節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遇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
復及小人異日遂可託太賢之文章聯不朽矣圓仲之
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款想之

館

ry

以破額一好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社起莘盡言而去
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某屏迹山間足迹
不到州縣闔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
園林足以自適惟畎畝之心惓惓猶前日耳未能乘桴
從游踐送別之語臨紙不勝依依

與永嘉南溪國朝宗

某作別喻年不廢思仰自竊第歸鄉念欲一見異邑之
阻額無由遂秋杪微寒伏惟文候萬福近朝廷行兼經
最優春秋吾友記問素熟於場屋尤利來春有補切宜
勉力某易任會稽旦夕成行他日行李過越切望見訪
少浼術士劉孚先談命頗竒中覓字求見幸一過之更

開

望吹噓俾有所獲亦不廢之惠也會合未期望為遠業
加受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四

開化園書經

Kaichua Library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手劄

與陸會稽修曹娥旌忠廟

比以忠孝二廟曹娥為懇已蒙重諾忠孝臣子大節人所難能二人遺躅皆屬會稽可謂千古盛事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俗吏第以科催為急簿書獄訟為先自非吾儒孰有留意於此聞曹娥廟已命工矣旌忠之修費亦無幾不可復留以遺後人切望勿念其嘗題曹娥廟及近撰會稽三賢詩併寫上呈

與江山陰修愍孝廟

比以修愍孝廟為懇特荷不外旌忠之修已委陸會稽

矣忠孝臣子大節死者人之所難蔡孝子以布衣能為人所難能之事有足嘉者而廟貌不稱深可嘆息修廟崇祀以勸風俗正賢師帥之職切望留念某近撰會稽三賢詩愍孝廟居其一焉併錄上呈

與趙安撫乞降祝版祀上虞舜廟

據上虞縣尉陳迪功劄子稱本縣有帝舜廟一所父老相傳自置縣以來即有此廟兼縣有舜井象田百官等處古跡至多而一方水旱疾苦有請於廟無不響應合在祀典欲望台慈詳酌許令本縣每歲春秋備辦牢醴從使府給降祝版遣官致祭少為大功明德之報本縣近已具狀申府欲乞施行

開

與邵提刑

某茲者伏遇提刑郎中親乘使輅按察列郡某輒有已見畫一具聞仰助澄清乞賜台覽

一伏覩

主上躬斷以來寬恤之

詔下無虛日然而

實惠未孚于民者蓋由守令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牆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况欲被其惠邪今欲乞輅車所至盡錄比年寬恤詔條榜示通衢使有目者咸得而覩其郡縣官吏有不張掛與徒掛而不奉行者首加案劾庶使朝廷實德下及元元

一伏覩 主上慎刑恤獄之意雖堯舜成康無以加然
而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郡縣無循吏而囹圄
多寃民切見州縣間常置禁曆二一曰正禁二曰寄
禁每遇監司入境止將所鞠重囚書正禁曆其他囚
悉附寄禁仍將所禁之人拘置僻所使不得声寃又
多令吏率防其親戚使不得告訴俟監司既去囚禁
如初今欲乞所至州縣榜示道路如有藏匿罪囚許
人以告及搜索二曆備閱所禁之事取一二件親賜
按問庶絕寃枉之弊

一伏覩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為民要當以撫字為先
催科次之今之所謂守令者專務催科殊無撫字之

開

意蓋催科自有常法豈在以速辦為能官以未及期
為辦事民當未及期而被擾輸納之稅未入於官府
勾呼之費已歸於蠹吏則知以催科取辦者初無益
於國而有害於民然此亦非特守令之罪蓋緣曩日
監司多以催科責郡縣而不以撫字為先今欲乞所
至郡縣訪問士民如守令善撫字者雖拙於催科必
舉不能撫字者雖健於催科而必劾如是則郡縣皆
循良之吏天下無凍餒之民矣

一某每見州縣間凡遇監司經由多有士民率眾投牒
舉留守令者茲非出於民之本意也蓋由時官自知
其無善治恐見劾於監司遂密遣胥吏喻鄉邑之豪

族與士人之職于學校者唱率舉留士民亦欲以此
交結時官求託門戶遂粉飾虛詞指無為有監司初
不知覺乃以不賢為賢從而舉之為害非細今欲乞
於入境之初觀風問俗考其治迹賢否可知如有士
民妄有舉留者稍加懲治以革欺罔之弊

一伏覩 主上躬示敦朴為天下先近日尤嚴銷金之
禁似聞遠方弊尤未革盖有以裝佛為名而州縣不
能禁止又有以銷鑰為名而亦莫辨真偽今欲乞申
明金翠服色之禁并裝佛銷鑰之弊革之以贊一人
之躬行以厚天下之風俗

一切見瀕海郡縣鹽為民害最者昔州縣科鹽自有定

開

額其後有培克聚斂之臣提賚海之職者倍增數目
以為民患縣令兼鹽場之任者又從而增之以僥倖
功賞胥吏因緣為奸與鋪戶相見為弊於所增額外
多數以科民間累經臺部監司投牒陳理而郡縣多
端壅隔其弊草去今歆乞委賢明郡守清強官屬根
治胥吏痛革多科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州縣官吏遠出迎送所帶人從非一
多為保甲寺觀之害今歆乞禁約官吏遠出迎送之弊
一每見監司按察隨行人吏所至騷然誅求之害甚於
狼虎今歆乞嚴行約束以絕騷擾之弊

右州縣之弊非一其姑陳其大畧蓋久處閭閻目見其

事所陳八弊亦皆利害之大者儻有可采願賜施行

與安撫論張侍郎論曾六傷犬

契勘張侍郎論曾六等傷犬事蒙判曾六勘杖八十其切見曾六傷犬事涉不明廂界供証出於符合張侍郎官居侍從心明法律必不冝以一犬之故誣害平民今來若將曾六斷罪事屬無辜深恐議者謂府屬觀望輕人重犬不獨其坐誤斷之罪其於張侍郎名德亦有所損所有曾六勘案尚未敢書伏候台旨

與安撫監司論災傷

茲者伏見火災流行大風淫雨繼以怒濤漲為害害茲甚今據上虞縣供申有滄死者一百六十八人飄蕩屋

開

宇者四百五十三家逃移者一百二十七戶禾苗腐爛
顆粒不收人民困餓號泣待盡蕪聞其他諸縣皆有灾
傷除上虞縣供申外其餘並不見申到深恐邑官坐視
不以恤民為意欲乞行下諸縣令各具灾傷申聞仍與
措置賑卹及乞以上虞等狀申聞朝廷以廣 聖主畏
天灾卹民隱之意某備真幕職不敢不聞言涉狂妄皇
恐死罪

與都提舉論灾傷賑濟

某伏觀今歲風水灾傷浙江之東越為最甚上貽 宸
念特加賑卹某今有已見輒條具如後乞賜詳酌施行
一本府有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稅租等數目非一

今歲既不登民方艱食一年常賦猶無以輸積歲逋
負何從而出欵乞敷奏 朝廷將積欠稅租權行倚
閣俟來歲有秋仍舊輸納庶俾一郡生靈均被大惠
一切見本府訟牒私債居多往往其間不實者半蓋緣
受理之門既啓虛妄之訴遂興至有增數目以求判
賂胥吏以買直所負無幾所廢不貲今歲方凶荒救
死不贍若加以私債訟牒之擾則民之流亡餓踣者
必多欵乞敷奏 朝廷應新舊私債不問多寡並權
放一年官司不得受理俟來秋豐稔依數盡償庶使
貧民不致重困

一災傷去處蒙 聖旨將義倉米賑濟仁恩廣大萬姓

鼓舞其猶慮諸邑人戶有逃移於未獲 旨之前不
知今日有賑濟之恩者或賣為奴婢或流為乞丐或
匿為鼠竊殊可矜憫欵乞台慈委諸令佐廣行告諭
招誘復業如家計物業悉已破壞仍重加拯救無致
失所以廣一 聖主勤恤之意

一風潮所壞海塘如前日上虞縣陳請之類依法合以
食利人戶修築今濱海之民既被災傷富者困貧者
飢况工役廣大必難取辦於食利之所不免役他鄉
之民然又不能無怨欵乞台慈委自令佐或以官米
或勸誘富民隨多寡出穀或米日給升斗以顧之仍
諭食利之戶時加犒勞方艱食之秋民幸於得食而

不憚於出力雖非食利之民亦必欣然就役而不辭
如是則修築之功不日可就

定奪餘地縣和買

轉運司判下餘地縣百姓魏皋等狀理本縣和買不均
之弊某等索到八縣所具和買利害一一看詳其餘地
縣所有不均屢興詞訴者蓋緣本縣以第一等止第四
等科和買而第五等不科物力及三十八貫五百文者
為第四等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者為第五等由是
狡猾人戶與鄉胥相見詭名隱寄減下等第自經累至
今方及十年物力走弄已及一半目今所管物力比經
累之後物力其上四等戶減退八萬餘貫流入第五等

開
Ua

戶其上戶所科和買比舊每匹增八尺以上上戶加少
而和買日增下戶加多而和買不及非緣昔日人戶多
富今日人戶頓貧其弊實起於規免科數多端隱稅法
令雖嚴不能禁遏詞訴之興蓋生於此切覩紹興十三
年指揮比年上戶規逃物力往往折為下戶高者既
降下者遂升今後自第一等至第五等均數以絕增減
之弊又覩十五年戶部劄子欲且從第一等至第四等
科數以優恤下戶又云州縣逐處事體不同有以物力
及百貫以上為第五等者有以十貫以下為第五等者
如止令第四等以上科數物力少處實受其利物力多
處又却併在四等以上却成偏重欲下轉運司今州縣

館
22

相度隨宜措置科折某等切見本府八縣其會稽山陰
諸暨餘姚四縣和買遵十五年 指揮止科及四等而
下戶不科其嵯縣新昌蕭山上虞四縣和買遵十三年
指揮並科及下戶亦各無詞訴內新昌嵯縣以物力十
五貫以下上虞以二十貫以上蕭山以三十貫以上今
餘姚縣百姓所理會和買不均及詭名減戶之弊除欲
以田畝科不可施行外欵乞准十五年 指揮隨宜措
置可於新昌嵯縣蕭山上虞四縣中斟酌高下用二十
貫以上和買庶得其中既有外縣已行之例又合相度
隨宜之法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下實多詭戶其弊可
革二十貫以下者實係貧民不害優恤更合取自指揮

施行

定奪阿何訟陳友直

契勘阿何訟陳友直不孝事陳友直狀稱阿何係其父
盛之妾其事已具案牘中阿何與陳盛以不正合係妾
分明然在禮法中有嫡母庶母所生母乳母妾母阿何
雖非陳盛之妻然在陳氏之家已兩有所出其陳盛當
溺愛之時亦嘗以妻禮遇之某按春秋之法其父有以
妾為妻者先儒論之曰以妾為妻之罪其父當尸之然
父以為妻其子不得以為母又按禮記內則父母有
婢子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今何氏雖為陳盛之妾其陳友直當以妾母之禮待之

有敬而不衰之義又按春秋婦人有三從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以嫡
母之尊猶有制於長子之義今阿何係陳友直妾母其
家事不得自專出入當有所制今欲乞台旨押阿何歸
陳氏之家守孝俟其服滿如欲改嫁則從其便其所生
子當育於陳氏俟其長成依公分析陳友直當以妾母
之禮敬待阿何不得故有凌辱其家事當由陳友直管
掌阿何不得自專庶於經於律皆無違礙

定奪梁謙理分

按梁綵有子八人內將一子與後弟縵為後是為梁謙
綵死之後七子均分已及十有七年今據梁謙狀稱其

開

所養父繇既死其所生父綵尚存之時所養母尹氏曾
遺婦宗合作八分析產其兄孝廉等供稱謙不曾於父
在日婦宗燕已受所養之家物產不當分所生兄弟之
財今梁綵與尹氏皆已身死謙婦宗與不曾婦無所憑
據按禮經為人後者為之子又按律諸養子所養父母
無子而捨去者徒二年若自生子及本生無子者聽又
按紹興令諸為人後而還本生者聽注謂自欲還或所
養父母遺還者今許自欲還蓋謂本生無子或所養之
家已有子也許所養父母遺還者義亦如之今梁繇既
無別子况綵所出甚衆謙義合繼絕不當婦宗尹氏既
無所生亦不得遺謙還綵以絕夫後謙既不當婦宗則

館
22

亦不合受所生父母之產向來提刑司熬廳所定於律
已當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謙繼卅父之後固不當歸
家至若分產則當處之以情可也緣梁縲死時謙年尚
幼尹氏典賣其夫物產從而改嫁破縲之家非謙之罪
今謙所生兄弟皆富所養之家已貧謙既失所無歸兄
弟義當憐恤又按今諸分財產而衆議頗多與同分之
人者聽此蓋聖人緣情制法以開遜義之門今謙與孝
廉等本係同父之親而有貧富不等之患雖謙出繼卅
之後不預同分孝廉等合念父恩義當願與今欲乞送
縣告示孝廉等七人將原分到產業每人若干比並謙
見管所養之家產業若干七人中各出產業揆謙見管

開

產業如七人元分之數均退與謙其七人浮財恐係分
後增置即不許分退孝廉係是長兄身仍鬻爵合倡率
諸弟遵願與之今濟同氣之親謙仍舊繼所生之後不
得歸宗以絕繚祀庶令梁氏一門稍知孝弟之義少息
爭競之風

與趙安撫辭定奪

切見近日下狀之人多於狀後乞送某處定奪者以兩
爭未決務在依公非下狀人可得指定切慮其人與某處
人吏預有計弊妄意指乞今後如出自台旨送下定奪
者某當勉強理會不敢以不敏辭如下狀人妄有指定
即乞判送他所庶絕情弊

與王安撫

蒙台諭令撰二劄子不敢以鄙陋辭勉強承命乞賜斧
削乃幸 殯宮頻年興修震驚陵寢幽明不安公私受
弊蓋緣奉行外以崇奉陵寢廟為名內有僥倖恩賞
之意遂將已成之宇撤而更造不損之器毀而更置不
枯之木拔而再植其害非一端也去歲大修本府官吏
頗有起貪功望賞之心妄生事端者某目擊其事而不
敢言每思若一日獲迹清光當首論之雖死不避也尚
書受 主上之深知奉陞辭之玉音為越人之師帥者
無惜為 上言之干冒台嚴皇恐死罪

與橋道頓通使董侍郎萃

開

ka

某竊聞往歲 徽宗皇帝梓宮御舟所至凡津梁堰閘
並不毀壞今來伏聞 大行皇太后梓宮御舟比舊加
大城門橋堰之類勢不免毀某親見奉使侍郎言日者
奉請以梓宮行甲方為利然毀民居多 皇帝惻然曰
茲豈求利耶特命行乙方 主上仁孝之德愛民之心
如此臣庶感激至於流涕某妄意欲乞侍郎申奏 朝
廷今來祇備梓宮御舟其丈尺之數乞依往歲 徽宗
皇帝御舟之例庶免毀壞以承 主上皇帝仁孝之德
以遵 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某郡幕下僚
妄議大事罪不容誅俯伏以待

與直講史侍郎

某輒有少稟皇子初建天下拭目以觀盛德郎中直講以正人端士居師友之職宜以經術正其心以古今治亂興亡之迹為之勸戒養成器業以副一人付託之意如作詩一事乃書生氣習於道德亡補姑可置之舊日篇章尤不宜播之於外恐為人所議凡百要須慎重庶無悔吝其蒙建王顧遇不淺且辱郎中厚知輒獻區區幸恕狂妄冒瀆之罪

與宰相乞外任

某仰沐陶鎔備負中秘雖妻孥相隨竊食而二弟皆在鄉間累重家貧難以提挈於某私計實為不便欲乞在外差遣以敦手足之愛伏望鈞慈特賜敷奏

開
u a

再與湯右相

某前日面投劄子以私計不便欲乞陶鑄在外差遣未
蒙敷奏切念某所乞實非得已今主聖臣賢朝廷清明
多士殫寇咸謂時不可失况館職最為清選某以不才
竊食其間豈所願去實緣私計有所不便兼賤軀自八
月間得肺疾至今痰嗽不除亦欲就外以便醫藥伏乞
鈞慈早賜敷奏得一外任或岳祠差遣不敢有擇庶俾
一門俱受保全之賜干冒鈞嚴某下情亡任激切戰懼
之至

辭建王

某比蒙誤恩備負小學教授曳居半載仰沐王慈顧遇

有加感激無地第媿不才殊無毫髮之補今朝廷擇賢而代輿論咸稱得人三觀察天資俱粹美佩服義方學問日進茲復得賢模範顧未易量剝為贊喜某比屢求去未獲今復濫遷聞命驚懼方力辭免無繇躬詣王屏稟達下情無任依戀之至

辭三觀察

某獲與游從已違半載自媿不才畧無所補遽成違遠剝用簪依教授劉國博老成醇厚蓋佳士也師友得人尤為助喜某濫遷小著方此力辭面別無從敢冀仰体王慈力學自愛勉修忠孝上報君親某不勝區區之禱與陳左相辭免除著作佐郎

開
u a

某伏准省劄除某為著作佐郎仰沐鈞陶感激亡地某
比緣私計不便屢入劄子乞外差遣未蒙敷奏今求去
得迂聞命驚懼不能自已歆乞鈞慈曲賜矜恤特與奏
聞以寢新命庶使愚分稍安獲迯罪戾不勝萬幸

與陳左相辭免除命乞外任

某昨曾冒瀆鈞嚴辭免除命實緣求去未獲驟得美迁
心不遑安非敢矯激雖小官不當辭職在前輩亦有故
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仍乞檢照某十月內乞外任劄
子併賜施行

再與陳左相

某昨再瀆鈞嚴辭免除命伏蒙鈞旨以某官不當辭不

與敷奏其有懷未盡須至再陳竊謂小官雖不當辭在
前輩亦有故事至和嘉祐間王荆公名除館職及命修
起居注皆力辭不受當時非獨在下者能辭在上者亦
容其辭荆公雖立朝事業不滿人意至辭受之際君子
不以為非世謂王荆公辭小不辭大司馬溫公辭大不
辭小荆公辭小固無可議不辭大則為可罪溫公不辭
小者但謂小不必辭不謂小不當辭紹興初張侍郎子
韶為著作亦以求去得遷辭至五六遂得外任惟秦太
師當國不容士大夫辭職及求去習以成風遂至今日
有辭免者則以為立異有求去者則以為沽名但云官
不當辭不問事之可辭殊不知古人進退辭受惟問義

開
Ua

理如何前輩故事不問官職高下某今來所辭實緣求
去未獲驟得美迁心不遑安非敢矯激伏惟僕射相公
以道義事君以忠恕待下念某以私計不便而求去以
求去得迁而力辭曲賜矜憐特與敷奏仍乞檢照某十
月內節次乞外任劄子併賜施行

與宰相論災異

某謹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周之三月即今之正月也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
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劉向曰雷未可以出電未可
以見雷電既已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
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

為害也。今月十五日戊子大雨雪而雷聲繼作。識者憂之。春秋之時八日有變而聖人書之以為異。今一日之間雷雪併作其為災異比春秋為尤甚。雷作而雪止是陽能勝陰也。雷作而雪益甚是陽不勝陰之明驗也。恭惟主上仰畏天變俯恤民隱放房錢以寬細民遣郎官以決滯獄固宜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然而積雪不消止而復作。違今且十日矣。豈應天當以實而小惠不足以弥災耶。某竊謂春秋所書必有事應先儒陽不能閉陰氣縱逸而將為害之語不可不察。夫陰為夷狄為小人為宦官女子為群邪壅蔽上塞下聾之患。天心仁愛吾君出災異以警戒之者。其在乎此。僕射相公居變調

開
Ua

之任當任賢退不肖之責願以春秋灾異之說為上力
言之進君子退小人內修闕政外備強虜開闢言路以
通下情閉陰縱陽以弥天變勿以天道為遠聖人之言
為悠悠而不之畏也某比因輪對狂妄日虞罪戾因宜
鉗口結舌不言時事而猶敢及此者蓋區區憂國之心
不能自已以無路而告吾君不可以不告吾相雖由此
獲罪固所不辭干冒鈞嚴下情無任皇惧之至

與汪侍御

某竊聞虜人千乘萬騎南牧中原迂都汴京窺伺淮甸
中外洶洶咸以靖康覆轍為憂况侍御長風憲任言責
其憂國之心當如之何某采之輿論咸謂禦敵之策莫

如用人而人才可為今日用者莫如張和公劉太尉劉
已易鎮京口亦可以當一面矣和公雖放今自便而猶
未起廢伏聞侍御前日嘗於榻前論薦人才而屬意和
公士夫傳聞莫不相慶第不知果能上回天聽否亦嘗
指其姓名而力言之否如天聽猶未回侍御或未指其
姓名當率諸公再對極力薦之如古人之進賢不進不
已主上好謀能聽侍御言聽諫行第恐不言不悉不
受萬一不從則去就當自此決不可微啓其端而遽然
中輟也某竊謂今日急難之際人主正當棄瑕用才人
臣亦當棄平日之所惡而薦可用之才今之人才固有
可用者矣然往往不能無過朝廷以其常經則後臺諫

開
ka

論列而不敢用某區區之意欲侍御首以棄瑕用才之
說上告吾君且云雖經臺諫論列而才可用者仰大臣
侍從薦之不以過而廢才侍御既以身率之諸公必從
而和之明天子必從而聽之如是則人才輩出可以制
千里之難虜雖強且逼有不足憂者矣今日可言者無
如侍御當言者無如侍御某誤受侍御之知是以敢造
荔莢之說以為開陳獻納之助伏望采而用之以幸天下

與汪侍郎

某昨晚與馮真仲同詣台屏不獲瞻望第深景仰即日
伏惟台候萬福某迫切之懇仰沐台念前已蒙廟堂相
許朝夕俟命昨得薛季益報又稍遲似聞左揆之意謂

王嘉叟方去不歆又將某文字上嘉叟以上書而出某
以私計巧祠事体不同燕自去冬屢請至今未遂丞相
愛惜士類意固甚善然君子愛人以德與其留之以竊
祿不如使其善去以保全之况某晚進不才在稠人中
最為碌碌進退去留不足以為多寡今請公求去皆遂
其歆何苦於某乃獨作難某於要路諸公無一可告者
惟侍郎又矜憐有素故不免喋喋以告切望早賜一言
以贊其決庶今寒賤免致顛隲戴德之誠寧有窮已

與二相乞祠

某自去冬以私計不便及苦痰嗽之疾歆乞歆祠以便
醫藥節次入劄子及屢嘗面稟雖已蒙鈞諾至今猶未

開

獲命當聖賢相逢群才並進之日某備員佐著事簡職
清豈不願留以苟寸祿實緣久苦賤疾有妨職事私心
迫切不能自己欲乞鈞慈速賜敷奏陶鑄岳祠差遣一
任感戴無窮某下情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與張佐司

比聞盜竊樞柄甚於陽虎取寶玉大弓公首摧其奸與
先正忠獻公斬范瓊曲端等何異天下無賢愚遠迹莫
不稱快知大賢之有後况我輩耶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真可為社稷賀也某卧病半年曰與死迫忽被誤恩已
力辭免更望力賜一言俾遂所請甚幸甚幸

與虞丞相

某抱病卧家久廢朝謁憤然不知時事昨晚忽聞左司
張栻差知袁州不覺驚駭朝廷除授固自有意非某所
得知第以栻之學問操履舉皆過人在今朝列少見其
比使之密侍經幄必能以直道啓迪聖君使之治剽剽
煩亦能處紛擾而不乱况其直声已著中外稱賢一旦
外除有識無不短氣朝廷舉內修外攘之政正當愛惜
人才相公以道事君尤宜留賢自助敢乞於榻前力賜
主張令栻且留舊職庶幾釋中外之疑伸善類之氣某
素蒙相公知遇常願少効涓埃屬以疾病侵陵亡從躬
伸賤悃區區之心不能自己輒此稟布萬一伏乞鈞察
梅溪先生後集卷第二十五

開

ka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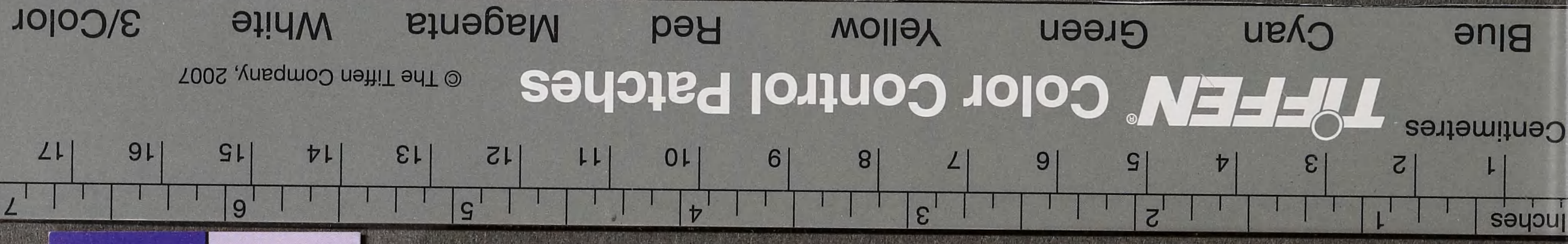
藏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thwa Library



梅溪王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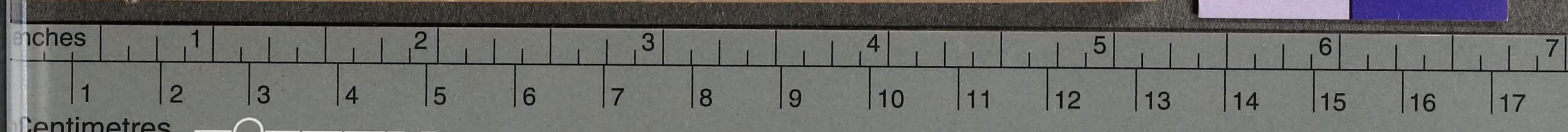
一一

開化圖書館
Kaihu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